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後漢書集解

(七)

王先謙集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後漢書集解

(七)

王先謙集解

國學基本叢書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

(集解) 惠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鄆為楚所滅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翊生浮前書云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

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馬擊殺翊也

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

迺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

(集解) 蘇輿曰光武至薊見彭寵不平以問浮浮對見寵傳

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

(集解) 先謙曰官本作舞

陽王會汾云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案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為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為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為是

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

頗欲厲風迹

風化之迹也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目為從事

岑後為梁州牧

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

引置幕府迺多發諸郡倉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目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目

損軍實謂甲兵儲糧也左傳曰墜軍實也

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

矜誇多自取也(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

頗有不平因目峻文詆之

峻嚴切也詆誣也(集解)何若瑤曰前書汲黯傳注詆毀辱也似更協

寵亦很強兼負其功嫌怨轉積

(集解)蘇輿曰孔融傳操與書云彭寵傾亂起自朱浮

浮密奏寵遣吏迎

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

(集解)官本考證云一本聞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

監而舉兵攻浮浮目書質責之

質正也

曰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目不知

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爲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

伯通目名

字典郡

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名字謂譽聲遠聞也漢書云陳遵張竦俱著名字

有佐命之功

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臨人

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集解)王補曰李善注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

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

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

(集解)王補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

恩亦厚矣委目大郡任目

威武

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

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柱石以屋爲喻也

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

左傳曰趙盾用子首山舍子翳桑見

靈輒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
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賸母未詳也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
龍爲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

一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目爲顏行步拜起何目爲容坐臥念之何目爲心引

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目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
梟鳴即鳴梟也其子適大還
捐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

傳世之慶祥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

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
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
而伯通自伐目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白頭豕未詳周壽昌曰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記同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

云至今驗
之猶然也
異而獻之行至阿東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河東
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

也今迺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目區區漁陽
（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小也
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目塞孟津
（集解）惠棟曰

淮南子云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

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自損，顧炎武曰：損當作捐，今從改。先謙曰：案文選亦作捐。

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

浮密奏寵上徵之寵

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

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目前事自誤。

〔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

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

愈猶益也。

攻浮轉

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目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

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目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但為爭疆

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疆

而發忿，公子目一言而立信耳。

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

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

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目為陛下必棄捐它事，目時滅之。既歷

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集解〕先謙曰：從與縱同，猶放也。

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

自征伐，未嘗寧居。

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

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

心。三河冀州，曷足目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

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詔報

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

跋扈，猶暴橫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猶跋扈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

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

來救浮，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長帥也。

浮恐不得脫，迺下馬刺殺其妻，僅目身免。城降

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

〔集解〕通鑑考異案：霸傳：明年乃為尚書令，蓋追劾之。

帝

不忍，目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竝自敗，帝目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

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

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

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尙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卽告

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目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育生人。宥。寬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宥合作佑。王補曰。莊子在宥篇云。

聞在宥天下。蓋宥亦訓保義。不必作佑。孔說太拘。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清濁之形於耳也。然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尙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

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卽倉

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目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

問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

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目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目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擢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

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

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刺舉。卽州牧也。

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

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

〔集解〕王補曰。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此言漢興接秦之弊耳。及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浮言諸王外戚。或乘牛車。齊於編人。用其失勢甚矣。

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目和平。而災異尤見者。

〔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目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

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目使者為腹心，而使者

目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掾、察也。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

兼目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目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

貽後王也。

貽，遺也。

夫事積久則吏自重。

重，猶愛惜也。

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迺備。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

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

夫目天地之靈，猶五載日

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目國

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

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

橫，學也。或作義，義亦同。

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目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

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

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

白畿夏延及四方是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

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

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集解)惠棟曰注世別本作卅音先合反洪頤煊曰通典卷二十七引後漢督郵板狀文俱同惟闕奧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輔傳郡吏王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宣子況賅客楊明令劍申威面目使不居位此皆身有金夷不得保舉之證學者精勵遠

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

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

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竇國恩以爲威福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集解)洪亮吉曰案馬援傳是年帝收援新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帝曰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

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

書曰明清于單辭

囚之獄，厭服海內之心。

僂游，謂僂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殛，誅也。音紀力反。

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浮子永，下邳太守。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

知宰相自有體也。

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

東向，韓趙寶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

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見論語。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豆，禮器也。小細之

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曰課覈三公。

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

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

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

誼以此護上也。

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

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

焉得長者之言哉？

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

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爲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然也。范子循吏傳序云：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先謙曰：文長者上少一此字，致異論紛然。然范無它意也。官本聖主之力，作聖主之德。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曰氏焉。

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集解〕劉放

曰：食菜馮城，案菜當作采音，乃爲菜耳。

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日待所歸。

待真主也。

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

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日死任之，卿

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

〔集解〕先謙曰：官本全上有得字。

死無日爲報恩。

〔集解〕先謙曰：恩字當衍。

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

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

〔集解〕何焯曰：皆下當有在字。

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

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

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成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為政敢殺伐，日威信。

稱遷邾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邾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

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野鄉，馮魴先詣行

在所引蓋屬謝承等書。帝案行關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別。音

他狄反，聲類曰：亦驚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負鈇鑽。說文曰：鈇，剄刃也。鑽，榘也。音質。《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公羊傳：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榘也。又郭璞注：三倉云：質，榘也。將

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目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目行軍法，皆叩頭

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

有盜賊，竝為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目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

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

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士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

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士。〔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帝

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魴車駕發後將縫騎宿玄武門復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保下有官字王會汾云宋本毛本皆無官字案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給牀蓐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先謙案今本東觀記領南宮吏士下有南宮復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靡者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聽望令緻密卅三字無保給牀蓐

四建初三年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

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少為侍中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

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

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九月戊子帝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賜駁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同初學記二十引謝承

書作駁犀紫艾綬。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

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曰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

足音即論反

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

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

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

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目阿

黨閭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

〔集解〕劉放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

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

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珣

珣音光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集解〕劉放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亦目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鮪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

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為縉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

目為吉

〔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三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實氣與天通

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

說文曰扛鼎橫

關對舉也扛音江

少為戶牖亭長

〔集解〕惠棟曰戶牖陳留東屬鄉也

時王莽貴人魏氏

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

賓客放從

〔集解〕劉放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

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侈從同

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目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

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集解〕王補曰全下疑有脫字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

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

以妻同縣人王氏

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岑彭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

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殯于門外延率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率吏掾吏引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王會汾云案

正文掾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正吏當爲史也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

富姓宗名〔集解〕惠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宗輿服出入擬于王侯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

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目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

居有頃宗果目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

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

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
人因作園陵殿司馬門鍾虞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尙存焉

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

〔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云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耶太守對曰今爲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

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葉皆諸

其數株根也。葉伐木更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枝作株是。

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

羽蓋

封丘今汴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乘輿羽蓋華蚤注云徐廣云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云植翠羽之高蓋薛綜云今謂之羽蓋車

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目

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呂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

貫放也

延從送車駕西盡郡

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

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

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姓音宿〔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王王會汾云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玉今改從玉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

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注引謝承書誤

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

〔集解〕汪文鏊曰御覽二百九引謝承書云延辟司

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

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

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迺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迺臨御道

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

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

郎，目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

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延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永平初，有

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目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

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目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

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敕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

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目

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

欲中傷之使人私目楚謀告延延目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

郡國有從事主督從文書察舉非法

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志云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目弘

交通楚王不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三十里

家至清貧子孫不免

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延從曾孫放字子仲

〔集解〕惠棟曰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銘云延弟曾孫放字子卿

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

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目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

為司空

〔集解〕惠棟曰銘云歷太僕太常而至司空

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目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日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

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

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

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

兗州刺史少子舉孝。弘少爲鄉耆夫。謝承書曰：爲靈文鄉耆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耆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廉理劇東部候也。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集解）惠棟曰：虞預會稽典錄云：宏爲靈文鄉耆夫。

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遣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

（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章，任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宏恆在後，尚輒罵宏，無愠容。宏尙在京師遊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尙不知出，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摧辱，何以不答？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賀以相催，促，目是其宜，愚聞兩虎共鬪，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

焦覲，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覲，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周壽昌曰：傳云：同郡河東太守焦覲，則覲應爲會稽人，袁作陳留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

楚王英謀反，發覺，目疏引覲，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目逃其也。疏，善也。

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闕上章，爲覲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覲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

名，拜爲騎令。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熱，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詔云：朕治京師，尙不能攘蝗，郡令何人，而令消弭，遺案驗之。

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縣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圃曰：鹿

爲古爲國。國年實曰。問三公中者。其作鹿。明府必爲宰相。〔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宏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
四遷建初。〔集解〕先謙曰。初下爲尙書令。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尙書

臺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
弘奏曰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爲長。〔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
帝從其議。〔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爲長。上從其議。自此爲始。案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也。
弘前後所

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目爲故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自序云。承父嬰爲尙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子省閣。爲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案弘所陳

事詳見。出爲平原相。〔集解〕錢大昭曰。平原爲國。在廢帝建平元年。當建初時。未有此國也。
袁宏紀。考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爲平春王。未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

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
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爲東冶。後改爲東侯官。今泉州閩縣是。〔集解〕惠棟曰。前志治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

理志云。後漢改東冶爲侯官都尉。案前漢有冶縣。無東冶。後漢有東部侯國。或云卽侯官之誤也。
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

通。
嶠。嶺也。夷。平也。〔集解〕洪頤煊曰。前書武紀。元鼎五年。遺路博德出桂陽。下瀘水。楊僕出豫章。下瀘水。歸義。越侯嚴出零陵。下離水。是零陵桂陽嶠道。本舊時所有。弘特修通之。閩粵傳樓船將軍僕上書。請擊東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此卽出豫章下

漬水今謂范至今遂爲常路。今謂范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

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目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汪文臺曰書

弘爲太尉固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又云永和之初太尉鄭弘臨朝嘗譔日旰忘食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云章和元有詔以鄭弘爲太尉時早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寧官卽還舍宏彌日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時舉將

第五倫。（集解）惠棟曰傳子云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

寔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也由此目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尙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

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史與光故舊因目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洩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

竇憲之短。（集解）惠棟曰事見袁宏紀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目

還鄉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太尉以日食免與此異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

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

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

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卿目下多目交關得罪太守幸免目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

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執豫政

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目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

目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目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目前既不立恐後為怨迺立和帝兄清河

孝王子祐是為安帝。〔集解〕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目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集解〕惠棟曰續志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也誅

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

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集解)黃山曰此文勝字當在事覺上安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平原懷王勝傳延平元年封八年薨與紀合則勝

無策免事諸王之廢亦不得爲策免此策免自屬章也勝有痼疾安紀勝傳亦皆明載廢帝生始百日養於民間和帝崩始迎立之見鄧皇后紀則謂后養爲己子故立子及勝疾非痼均不過據當時章所自執之詞非事實矣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

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

權也者反常者也

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

將從反常之事必

資非常之會

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

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

德乏萬夫之望

詩云顯顯昂昂萬夫之望

王無絕天之聲地有既安之執

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集解)王會汾云諸本同案王字當作主即謂安帝也

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

絕不已悖乎

悖逆也

如令君器易目下議卽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

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

於戲方來之人

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飭用降帑

帑慶也

延感歸囚鄭竇怨偶代相爲仇

左傳曰怨偶曰仇

周章反道小智大謀

後漢書集解

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三校補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

案多對少言。莊子。吾未嘗以此自多者。吾在天地之間。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韓詩外傳。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是自多乃言自足也。多自取。謂不肯取諸人以為善。亦是自足意。

勿目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

案文選作疑。又書中如臨人親職。及此猶河濱之人。文選。人本作民。此宋本失未。改回。臨鏡窺影。文選。影作景。舉措見功。文選。措作厝。此古今字之別。捐傳世之慶。

祚。文選。世作葉。多歷年世。文選。世作所。此又宋本改回之誤。行至阿東。文選。阿亦作河。此毛刻之失。若目此之功。論於朝廷。文選。功下有高字。與上文目為功高天下。應內聽驕婦之失計。文選。驕作嬌。凡此同為文字之異。固不僅誤一作疑也。李善注文選。例不改。選文。此注則多本章懷之舊。而引伸之。本書集解。王補引蔡邕獨斷一條。亦本善注所有。

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

錢大昭曰。閩本作猶。

顯宗大怒。賜浮死。

錢大昭曰。浮死之後。國必除矣。史不言國除。失之。案不言國除。文意亦未了。蓋本有脫誤。

焉得長者之言哉。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

至

與此略同也。

周壽昌曰。此惜浮之明於料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如龔遂。有王生之教。使天子稱為長者之言。安得卒纓帝怒而

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意不顯。惠說誤。案周說實善會注意。蓋本傳前著浮之矜急自多。論又斷浮之議。諷苛察。浮之。死固自取也。追感賈生之論。是賈君焉得長者之言。是賈臣文義各有所屬。惠乃疑為詞意相同。疏矣。浮之議。諷既苛察。且欲速。即明非長者之言。特所謂長者之言。就言論不必就人論。焉得者。謂不能得與前書襲遂傳。君安得之意有別。至本書循吏傳序。亦是言不能得耳。周必牽入王生。轉失范氏立論本旨。

馮魴傳。皆自鬻剔。注。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鬻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

案鬻於說文當為鬻。與髻之本文。說文作髻者。迥別。自俗書混鬻為鬻。而

音義遂晦。章懷音剔為他狄反。即剔鬻為鬻。音鬻為他計反。則讀鬻為髻矣。說文。鬻。髻髮也。髻。髻髮也。髻。髻髮也。髻。髻髮也。雖可互通。而連用之。則為雙聲疊韻字。於義又微有辨。故說文鬻下。特申之曰。大人曰髻。小兒曰鬻。盡及身毛曰髻。是鬻剔。即鬻髻。謂既自髻其髮。又自盡去其身毛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髻鉗之刑也。髻亦即髻之沿譌。

死所無恨。錢大昭曰。所無當作無所。

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錢大昭曰。喜本紀作憲。

虞延傳。延率掾吏集解。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為吏。為吏原譌。為史今正。

時延為部督郵。錢大昭曰。部應作郡。玩下文。目陳留督郵。虞延故句可見。案續志。郡監屬縣。有五部督郵。通典。東西南北中為五部。延為陳留南部督郵。並見袁紀。小黃縣在虞延部中。故曰部督郵。錢說。

還經封丘。注：封丘，今汴州縣也。今衛輝府封邱縣治。

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集解：王會汾云。至注引謝承書誤。

案玉自有宿音，史記封禪書：公玉帶玉，即音肅，不必改字，且說文玉本無點，尤不容分玉王為兩字，又光

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大司徒玉況薨，詔始令二府去大，則在二十三年，自應仍稱大司徒。傳脫大字，況既卒在建武時，謝承書永平之誤益明矣。

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案寅當即演之，誤衍演通作。

鄭宏傳：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贛。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贛。至傳述其後也。
柳從辰曰：今學海堂

本袁紀，但云博士焦贛，無陳留二字，蓋據後文宏送贛喪及妻子於陳留，遂假定其為

陳留人耳。案焦贛似即樂恢傳之焦永，是則其名尚難確定，安能確定其為何郡人。

拜為驕令。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至遣案驗之。
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八引會稽典錄云：宏為鄒令，魯國當春霜隕殺物，鄒縣獨無也。案此與注引謝承書春旱事相反，或別為一年事。

遷淮陰太守。集解：劉敞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

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至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為臨淮太守，劉敞臆說目為當作淮陽，非也。
柳從辰曰：

書鈔七十引謝承書作臨淮太守。御覽二百六引同。御覽二百六十亦引作淮陰太守。與本傳同。詳光武建武十五年立子衡為臨淮公。未及遜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則國必復為郡。故朱暉嘗為臨淮太守。顯宗永平十五年。又改臨淮為下邳國。目封子衍。即不應仍有臨淮太守。據章懷引謝承書。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宏尚為鄒令。遷官當在改置下邳國之後。抑不當更作臨淮太守矣。案柳說是也。楚獄起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王英自殺。十五年四月。改臨淮為下邳國。均見明紀。改國距楚獄之起。中間僅隔年餘。宏時為賊上章訟罪。又送貶喪還葬。後乃拜驪令。則為令自當在十五年矣。謝承書固為近之也。郡已更名置國。安得復有臨淮太守乎。惟淮陽王延於永平十六年。目罪徙封阜陵。國復為郡。宏蓋適於是時遷為太守。肅宗建初四年。復徙常山王。厥為淮陽王。郡復為國。宏亦入為尚書令耳。併為陳國。又在其後也。陽陰不過字小異。劉說固無失。惠反以為臆說。而據徐憲事以證其當。為臨淮太守。憲事亦見于寶搜神記。而不言憲為臨淮人。雖與虞預典錄同出晉人紀載。而事為正史所不著。正恐難盡恃耳。

舊交趾七郡

錢大昭曰。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也。或疑交趾當作交州。然度尚傳亦云交趾刺史。是交趾與朔方並刺史也。案續志。劉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交州原治交趾之羸陔。本先置刺史。後改州。

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集解汪文臺曰

至稼穡遂豐。案肅紀。宏於元和元年八月代鄧彪為太尉。三年四月免。書鈔御覽引謝承書一作永和之初。一作章和元年。皆元和之

誤。其不足據類如此。且宏為太尉。雖前後閱三年。實則不滿二年。而本傳後文乃云在位四年。亦誤。

周章傳其冬代尹勤為司空

錢大昭曰。章為司空。安紀在永初元年九月。冬當作秋。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子松 曾孫商 竦 玄孫冀

後漢書三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東觀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統高祖父子都自河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目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目費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

法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統少治春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

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集解〕惠棟曰謂金城張掖敦煌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目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

嬰不受王者自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酒請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迺不敢為王〔集解〕劉敞曰注吾自為案前書云自吾

為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目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目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

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關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

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竝為關內

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目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

山，縣名，屬臨淮郡。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目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目遵舊典。

迺上疏曰：〔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統乃上書也。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目一百二十三事。

手殺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目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目除殘為務，政理目去亂為心，刑罰在

衷，無取於輕。是目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謂鬻、劓、剕、剔。〔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尚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朴不可施于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故孔子稱仁者必

有勇。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爲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

又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帝

典曰：高明柔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帝與二字。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奉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集解〕先謙曰：官本

法並作坐是。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

之律。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至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爲謀上多每字。目破朋黨，目懲隱

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卽位日淺，聽斷

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

固略而不載也。〔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

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稱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黨孽，班碑范則非也。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卽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

之閔。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嘉也。前書何武傳。服罪者為虧除。顏注。虧。減也。減除其狀。

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

奏於左。

體。政體也。傳音附。〔集解〕惠棟曰。左。帷也。先謙曰。尚書敷奏。今文作傅奏。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包。五常。履。九德。

權時撥亂。

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

願陛下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

定不易

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目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

釐。猶改也。

統今所定。不宜開可。

〔集解〕周壽昌曰。開。啓也。謂啓其端也。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

統復上言曰。有司目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

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

〔集解〕周壽昌曰。若。即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

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

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

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

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尙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子曰刑罰不衷。

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蘇輿曰公羊

莊三十二年傳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注宜引此。所目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孝

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

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以爲哀帝之建平注家並不細尋遂以爲班固失之略耳。而盜賊浸

多歲。呂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羣輩並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

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尙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

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目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集解劉放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先謙曰官本注漕作曹案東觀記本作漕作所未嘗有。

是時目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

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掌反集解周壽昌曰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書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

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奏雖經公卿駁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集解惠棟曰應劭

地理風俗記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水經注云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洪頤煊曰皇后紀舞陰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陵上脫延字明帝紀亦作陵鄉侯梁松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

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名義王世祖長女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

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

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適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集解

王補曰案本書馬援傳松於援宿懷不平因事構陷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閣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則松之傾險不勝誅矣范史備詳援傳而於松傳不一及焉是謂史法子扈後目恭懷

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

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

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群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

感悼子胥屈原目非辜沈身適作悼騷賦繫玄石

而沈之

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背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

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限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輅於彝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變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傳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臨太濤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集解）王會汾曰注關北在篇言關逢比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關北楊生敗眞謂楊雄作反騷義乖眞烈也監本誤作欺眞今從宋本改惠棟曰雖吞刀以奉命雖當作胥謂伍員也惟賈傳其違指兮楊慎云賈誼弔屈原爲違旨先諫曰注伊周當作伊尹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目經籍爲娛著書數篇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經書數篇

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

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

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

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

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

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目養志。詩書足目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

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憑及二貴人。憑即樊調妻。憑。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

后。養目為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

目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

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

府。目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

理。會後召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會以螻飛。過京師。召見對說。因具言禮記也。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集解。惠棟曰。毛晃曰。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曰。於

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日子貴。

解見光武紀。

漢興，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目為宜，上尊號，追慰聖

靈，存錄諸舅。目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嬀。

嬀音於計反。

上書自訟曰：妾

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

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

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迺敢

昧死，自陳所天。

臣以君為天，故云所天。

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

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

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宣帝繼統，史族復興。

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為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襄侯。

妾門雖有薄

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

殊猶過也。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

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集解）王補曰：案本書竇皇后紀及袁宏紀，是時三公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

宜合葬敬陵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加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

問之嫫辭證明審遂得引見

(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上乃別見 憑憑具自陳說上歎歎流涕也

具陳其狀迺留嫫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

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嫫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

大夫宏兄之曾孫也

宏光武 男也

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

義一也

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 也下正子孫親親也

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 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

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

實有舊典

太宗文帝也 中宗宣帝也

追命外祖母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

昭帝

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宣帝 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

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目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嫫及扈備

禮西迎竦喪

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獄下有中字故下無自字

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東園署名王知棺槨漢儀注 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

廣二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纒爲之。匣字或作柙也。建瑩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

〔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棠弟雍、乘氏侯。〔集解〕惠棟曰。乘氏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雍弟翟、單父侯。〔集解〕惠棟曰。單父縣名。屬濟

陰。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目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

目親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

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目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

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

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懼惶戚。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

第。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目商爲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迺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

〔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祕辛商夫人陰桂之女

追號開

封君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集解〕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縣南五十里

贈印綬商自目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商為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

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挹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巨姓漢有巨武為荊州刺史其呂切

上黨陳龜為掾

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

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財貨不為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不為下無之字

每有

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宣己惠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商嘗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遺著

頭以車載米糶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

檢御門族未嘗目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目小黃門曹節等用事

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達遷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小府見漢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宐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

〔集解〕惠棟曰續志張達等與騰賁爭權也

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

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集解〕通鑑胡注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

騰賁釋之收達等悉伏誅〔集解〕惠棟曰續志達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

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集解〕惠棟曰范文子後入恐代帥

受名是功在元帥也先謙曰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官本注上使作表下使作序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目同致康乂也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

而成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目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非所目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兆人作兆民蓋後人回改宜早

訖竟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疾篤移歸舊第勅子冀等曰吾

目不德享受多福生無日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哈口實也自虎通曰大夫飯以

玉階以貝士飯。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

時之宜。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苦不足。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斂。

日時服，皆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集解〕王補曰：袁宏紀，篇末作上無損於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及薨。〔集解〕先謙曰：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續漢書云：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

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歌之。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日東園朱壽之器，銀鍍黃腸玉匣什物。

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鍍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也。〔集解〕劉敞曰：案文衍一之字。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

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誤作中官。案商女為順帝后，妹為費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

送矣。今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案董卓傳：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諫

日，執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子冀嗣，冀字伯卓。〔集解〕先謙曰：官本卓作車。為人鳶肩豺目，為人鳶肩豺目。鳶，鷂也。鷂，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矐眇。洞，通也。

音它蕩反。說文曰：晴直視。

口吟舌言。

謂語吃不能明了。〔集解〕周壽昌曰：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啞啞私嚙，聽之不絕聲。審文，目睛直視。之不成句，傷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即斂，不明白宣示，所謂舍胡也。皆奸人相也。

裁能書計。

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

挽滿，猶引強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

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籩也。音蘇代反。

說文曰：籩，行棊相塞謂之籩。鮑宏籩經曰：籩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集解〕惠棟曰：劉向云：鮑宏博籩經一卷。

六博。楚詞曰：珉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故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爲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爲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集解〕惠棟曰：劉向云：鮑宏小博經一卷。

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鬪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

執金吾。〔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云：冀爲執金吾，歲朝託疾不朝，可諫楊雄治之，詔以二月俸贖罪。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目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

〔集解〕通鑑胡注：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詞，疑放之怨仇爲之。

請目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集解〕通鑑胡注：注非也。冀請于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周壽昌曰：冀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可曰滅口，旣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為大將軍。

〔集解〕先謙曰。司馬光云。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

之不材。粟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又甚焉。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

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岐、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

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

〔集解〕通鑑胡注曰。者。眈目而著視之。

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強梁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跋扈也。孔穎

達云。跋扈。凶橫自姿之貌。漢唐扶頰云。夷。專。揜。揜。揜。與。跋。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鑿。不可依據。今所不取。陸德明云。跋蒲未反。扈音戶。

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

〔集解〕通鑑胡注。煮餅。今湯餅。

也。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二千

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祿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

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

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宜。素性

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

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

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

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噉妝、

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

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噉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痛不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齟音丘禹反。〔集解〕惠棟曰：馬縞古今注云。

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呂氏春秋：市邱之鼎，視之如馬，高誘云：蠅讀如齟齬之齟。蓋當時之語也。洪頤煊曰：齟當作齟，說文：齟，齒不正也。考上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齟。詩曰：巧笑之瑳，瑳即齟字。說文：齟，齒參差，即巧笑之貌。風俗通以為

若齒痛不忻，忻，失其義矣。

目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

鄭玄注：周禮云：駟，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

埤幘狹冠。

埤，下也。音

類爾反。一音皮彼反。

折上巾，蓋折其中之上角也。

擁身扇，大扇也。

狐尾單衣，後裙曳地，如狐尾也。

壽性鉗忌。

鉗，錮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風物也。輒音女輒反。〔集解〕惠棟曰：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

支。〔許慎云：鉗，箝也。謂箝其舌也。說文云：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云：鉗也。郭璞：鉗，害也。又惡也。〕

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也。東觀記：友作

通期有微過，目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

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

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肩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目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

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目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案壽見孫禮為沛相見風俗通

壽從子孫訓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

被目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目馬

乘遺之攀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悛嘗宿客舍屢錢直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

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乘安車遺奮從貸錢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

漢書作奮以五百萬與之御覽八百三十五引五千萬作二十萬五百萬作十萬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目

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一也

乘輿迺其次焉（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天子至尊不敢溲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吏人齎貨求官請

罪者。〔集解〕通鑑胡注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集解〕劉放曰。

案古無妓。而使入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集解〕通鑑胡注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毆擊吏卒。〔集解〕先謙曰。官本毆作歐。所在怨毒。

〔集解〕通鑑胡注毒痛也。冀迺大起第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

奧室。奧深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目銅漆。窗牖皆有綺疎青瑣。闌小窻也。綺疎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目雲。

氣仙靈。〔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八十八引張璠漢記曰。冀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

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昌太守鑄黃金蛇獻之冀。兖州刺史种嵩發其事。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

里九坂。目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輦車步

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車。張羽蓋。飾目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目騁娛恣。客

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諸有山藪邱荒皆樹旗大題曰民不得犯

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互數

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目為識

〔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兵物皆有刻識謂刻而識之也識音

式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死者十三人

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目納

姦亡

〔集解〕通鑑胡注謂姦民及亡命者

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目冀有援立之功欲崇

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

〔集解〕通鑑胡事見王莽傳也

注蕭何惟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知人而寵秩之至此乎

悉目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

〔集解〕通鑑胡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

注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先謙曰官本注是作足是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目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絕席別也

十日一人平尚書事

謂平議也

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目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

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百官遷召

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集解〕通鑑胡注子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

書者曰檄故曰〔集解〕通鑑胡注然後敢詣尙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目情託樹樹對曰小人

奸蠹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蹇反連次也明將軍目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目補朝闕〔集解〕通鑑胡注補朝政之闕宛爲

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目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

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目他事迺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集解〕惠棟曰陳羣汝穎士論云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務忠謹未有能投命直

也言者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迺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

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

也

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

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四作願。傳曰：木實繁

者，披枝害心。〔集解〕惠棟曰：史記范雎言也。若不抑損權盛，將無目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目童蒙見

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

酒德願除誹謗之罪，目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適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

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

補令史，目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云：丁邯舉孝廉為郎，故侍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為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

耳。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

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

免。因輿檄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適得全。及冀誅。有詔曰。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集解〕惠棟曰。別傳作嗣。為河南尹。胤一

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

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

過謁不疑。冀諷州郡目它事陷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胡三省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案胡說非也。冀與不疑有隙。融明不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皆

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潁陰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作焉。胤子桃為城父

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桃作桃。又建和元年封也。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集解〕通鑑胡注。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又嗣乘氏侯。又封

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集解〕通鑑胡注。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也。校。諸校尉也。在位二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延熹二年。凡十九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

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集解〕惠棟曰。別傳作授。因小黃門徐璜、

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集解〕惠棟曰。事詳別傳。王補曰。略見本。書五行志六。延熹元年注。引梁冀別傳。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

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

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目自固。迺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堵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

宣意。沮。壞也。悉。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集解〕惠棟曰。續志。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

侍袁赦相比。相鄰比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目告宣。宣馳入。目白帝。帝大怒。遂與

中常侍單超、具瑗。〔集解〕通鑑胡注。具。姓也。左傳有具丙。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

中黃門張暉入省宿。目防其變。〔集解〕通鑑胡注。使暉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暉入。自恃威行宮省。故然。具瑗勅吏收暉。目輒從外入。欲圖不

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目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

省中使黃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駒驪駒士也(集解)通鑑胡注大僕有左驪廐令右驪廐令從可知也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劍戟

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

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八百八十五引張璠漢記云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

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集解)惠棟曰忠冀之叔父見華陽國志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

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

朝廷爲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 諷反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

里鼎沸數日迺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集解)惠棟曰周禮天府幣餘之賦鄭康云成占賣國之斥幣買公彥云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也合三

十餘萬萬目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用字當屬下句用因也用是除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園囿目業窮民錄誅冀

功者(集解)王會汾曰案者字當在功字上封尚書令尹勳目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目其地居充滿而能目愿謹自終者乎

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

夫宰相運動樞極

感會天人

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

中於道則易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

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飢之厄

阻難也書曰黎人阻飢也

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

尸官

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

況迺傾側孽臣

商遺冀不疑與曹節等爲交友也

傳寵凶嗣目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

褒親幽憤升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

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四校補

梁統傳。目贖十萬徒茂陵。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千。案前書。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實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則贖十萬者。明不中徒。十字疑本誤。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侯康曰。前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志。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劉注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是漢官本無典字。操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在

西河富平縣。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然考前書參傳。仍但云農都尉。道元蓋誤。以後世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案高山縣。續志屬下邳國。今洪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義者政理。案政與正通。理本治字。章懷避改。下文天下稱理。及或不便於理。皆同。

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注。凡首匿者。為謀自藏。匿罪人。錢大昭曰。閩本注。自亦作首。

丞相王嘉。至百有餘事。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案此近儒指河焯。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官本。亂作微。錢大昭曰。閩本作微。

議者目為隆刑峻法。錢大昭曰議者指杜林見林傳。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集解何焯云。至遂目為班固失之略耳。案梁統身歷哀平之世何至對狀申議並誤年號尙書又曷為不駁之且

東觀記明有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之文蓋即成帝河平中下詔議減之案至哀帝建平初乃定議實減統對狀據其終言之固非有誤也。

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集解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謹案官本注亦作伊尹。

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柳從辰曰袁紀作家屬與舞陰公主居新野與此異案舞陰乃長公子不言長蓋降也二貴人早失母舞陰為其伯母實長養之故辭連及見

紀后

松子扈遺從兄禮。注禮古禪字也。柳從辰曰袁紀禮作禮。

封子棠為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柳從辰曰續志東郡樂平侯國故清章帝更名前志注引應劭說同故其地今與東昌之堂邑近也案東郡雖與濟陰毗連續

志濟陰郡之離狐廩丘即由東郡改屬而樂平之屬濟陰則前續志皆未言當係惠氏之誤。

請目放弟禹爲洛陽令。集解通鑑胡注。至目快已忿耳。

侯康曰李注不誤而胡氏誤趙紹祖云放之宗親孰有親於其弟者乎禹而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是自滅也蓋既推求放

之仇怨而殺之又使捕仇怨家之宗親賓客而盡滅之則無人爲被誣殺者告理已之嫁惡於人可冀終無後患即目放官子其弟而使爲己用是外爲安慰放家而實則欲以滅口也。

齟齬笑。集解洪頤煊曰齟當作齟。失其義矣。

錢大昭曰次兒釋云說文齟匠也讀若齟方言齟或謂之巧然則齟齬笑猶巧笑也案說文齟部有齟無齟故洪氏目爲當改字然牙部稱之

重文正作齟是說文本有齟字即孺字耳故立部詢下注引之錢氏借方言目通齟之訓可謂說簡而明

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拜太倉令。

侯康曰御覽二百四十二卷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悉目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注。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目定陶陽成是四縣。

案上文陽嘉二年封商子

冀爲襄邑侯商讓未受故建和元年又封冀子胤爲襄邑侯則冀僅襲乘氏並未受封襄邑茲云四縣蓋並其子封國數之又冀建和平兩次益封必皆取之定陶陽成兩縣餘戶亦無幾故冀謂禮薄意不悅也

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

沈銘彝曰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本書楊終傳亦言堯舜之民可比戶而封築村之民可比屋而誅案此出陸賈新語已見楊終傳注

冀召補令史目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耻目孝廉爲令史職耳。

案續志劉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加冀禮儀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

十人。冀好劉常。當卽在是時。續志。大將軍府原有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大將軍職如三公。漢舊注。公令史百石。月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又稱班固記漢承秦置官本末。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則中興大將軍府令史。必已減於百石。減於百石。卽斗食矣。世祖改用孝廉爲郎。于郎雖以非儒職。不肯爲。然後遂沿爲故事。安帝時。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冀乃補常爲斗食小吏。是重屈辱之也。

冀諷州郡目他事陷之。集解。惠棟曰。冀因目它事陷之也。案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見融本傳。

無少長。皆棄市。侯康曰。水經河水注。戴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暉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是冀後未絕也。

百姓莫不稱慶。侯康曰。常璩健爲士女讚。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爲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書三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

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卽位但益封萬戶耳（集解）洪亮吉曰范史蓋承大司馬衛將軍文順敘下耳若言昭帝封富平侯宣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豈不煩耶且言爲衛將軍正屬宣帝時不當以此駁范史也（平子奮傳卽云自昭帝時封安世）惠棟曰酈元案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也是乃安世所食邑父放爲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士（集解）惠棟曰前書表云建平元年嗣王莽建國四年更爲張鄉侯也哀平間爲侍

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僞多亡爵士純目敦謹守約保全前封

（集解）王鳴盛曰純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佞倖也純哀平間爲侍中列侯九百二人爲莽求

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既以敦謹保全前封又以禮爲中興名臣異哉

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

（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誤作二年從宋

本改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

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

郡也。〔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更封富平之別鄉，然則武始爲富平鄉名也。酈元云：安世子延壽徙封平原，安世之封邑在陳留，別邑在魏郡。洪亮吉曰：武始縣亦中興時省。

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純恭儉。

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

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目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

目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過三以至於四也。〔集解〕惠棟曰：純別傳云：一日數見，東觀記云：純素重慎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續漢書亦云。

純目宗廟

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迺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目經

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目來，宗廟奉祀，高皇帝爲

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目上，盡於春陵節侯。

南頓令欽，卽光武之父。春陵後賈，光武高祖也。

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卽高帝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曰：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序昭穆。〔集解〕先謙曰：大或作太非。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

君臣竝列。目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目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目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目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目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目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目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目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目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目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爲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爲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爲。

〔集解〕先謙曰。官本有注。曹參惠棟時代。蕭何爲相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十九字。

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

穿陽渠。引洛水爲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王梁爲河南尹。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兔。及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懷瞻。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陽記。劉澄之永初

記。言城之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亦謂之九曲瀆。

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

〔集解〕王補曰：續漢志作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及未殿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

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也。〔集解〕惠士奇曰：三年五年之說，周禮無文。說文以為出于周禮，殊不可解。周壽昌曰：許氏在漢時，周禮古本尙存，不能以今時所傳概之。

漢舊制三年一禘，毀

廟主合食高廟。孝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

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也。〔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北向下

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

言諦，諦定昭穆。

〔集解〕王補曰：續漢志，諦定作諦，誤。

尊卑之義也。禘祭自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

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自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集解〕王補曰：續漢志合聚上有骨肉二字。

斯典之

廢於茲八年。

自十八年至此。〔集解〕惠棟曰：續志及本傳皆云十九年，與朱浮共奏。至二十六年，合八年之數。則十八年當作十九年。以十八年會行禘禮故也。王補曰：案續漢志此云祖宗廟未定，且合祭。

謂可如禮施行。

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也。純曰：聖王之建辟雍，所曰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迺案

七經識明堂圖

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

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及平帝時議

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于公車也。

欲具奏之。未及上。

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迺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

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目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樂動聲儀曰。目雅治

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緯篇名也。

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

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

惠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流行作流形。

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

輔佐之臣亦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音義曰蒼龍太歲也〔集解〕吳仁傑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謂東方

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

銘歲在大梁龍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島殿鍾虞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與前說相反

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案是大大歲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疊指太歲而言駁矣德在東宮以歲在寅

與甲相值甲位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癸德在中宮案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云中宮者以

癸為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自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

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迺東巡岱宗自純視御史

大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擗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

方奇獸飛禽之屬也〔集解〕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

王補曰文略見通典五十四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敕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

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敕固不肯受〔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中元二年詔封奮奮上書曰

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翁移臣臣時在城南家廬見純前告翁語自以兄弟不當

蒙爵上之恩願
下有司詔不聽

帝曰奮違詔敕收下獄奮惶怖迺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

租奉奉音扶
用反

瞻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年儋耳降附

儋耳部武帝置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也〔集解〕錢大昭曰按本紀儋耳諸國貢獻公卿奉觴上壽在永

平十七年
此脫七字

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目為侍祠侯

名臣子孫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

建初元年拜左

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

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

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

立成也

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目民為本民目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

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

〔集解〕先謙曰宜本款作敘

願對中常侍疏奏

疏猶條錄也

即時引見復口

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

異績九年目病能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

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目修外，樂目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修外，飾容貌也。又曰：禮樂修內，蕩滌心性也。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

不與，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目為漢當制作禮樂，是目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

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集解先謙曰：官本儒作孺也。而大典

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於東觀

以序禮事，依準舊典。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獨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

今先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

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日時成，非所目章

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

(集解)王補曰疏見書鈔五十三引續漢書

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目病罷明年卒於

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

建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集解)王會汾曰舊本皆作建城門案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

稱津城門也宜從監本作津

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爲右將軍始封富平侯

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

經歷篡亂二百年間

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

八十二年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爲比故曰間也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爲東平太守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集解)錢大昕曰持本是治字章懷避諱改之隗囂傳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杜林傳爲持書平

來歷傳持書侍御史龔調蔡邕傳注太伯端委以持周禮皆本治字而唐人改爲持也邨惲傳理韓詩嚴氏春秋則治經之治或改爲持或改爲理初無一定若侯霸傳治殺梁春秋吳良傳又治尙書此又校書者轉改周壽昌曰梁商傳注引東觀漢記商少持禮詩持字與此同治讀去聲故持亦非嫌名建武中爲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集解)惠棟曰充議封禪事見續志還受詔議立七廟三雍大射養老

禮儀

五帝及天地爲七廟三雍以下解見明帝紀(集解)先謙曰官本廟並作郊

顯宗卽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爲

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大漢當自制禮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目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帝善

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目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

操也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褻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疏通尤好禮士常憾

朝廷制度未備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六百十一引謝承書云褻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明此士當作事憾感皆可通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本去晝

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圜令圜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

州雍丘縣南也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寢先拜車府令故云再遷也先謙曰圜職在今開封府杞縣南目禮理人目德化俗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引續漢書云寢遷圜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

感化之也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圜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寢救吏曰夫絕人命

也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

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奭弱免官。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愛民救死。爲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歸郡爲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

稱。赤九會昌。十世目光。十一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尙書璇璣鈴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

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放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在。宋均注云。述修也。

子末小子。託于數終。曷目續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

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於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爲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在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

馳。宋均注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爲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注順。疑煩之誤。又事字舊本作士。先謙案備。官本作用。

況子頑陋。無目克堪。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欲有興作。迺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目著

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目救世俗。致禎祥。爲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

〔集解〕王補曰。後漢紀作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

見瑞乃作。

今皇天降祉。嘉瑞竝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明白也。

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

常太常巢堪

〔集解〕通鑑胡注巢姓有巢氏之後春秋有巢牛臣

目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

〔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許是

帝知羣寮拘攣難與

圖治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越拘攣之語也

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且不德膺祖宗弘烈迺者鸞鳳仍集麟

龍竝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

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生十五日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

朕夙夜祇畏上無

目彰於先功下無目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

省詔迺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

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考甫詠殷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夫人臣依義顯

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巡

既還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馬班固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

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

言相爭不定也

互生

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集解〕惠棟曰樂動聲儀云堯樂曰大章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一夔足矣

夔堯樂官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集解〕惠棟曰韓非

子外儲說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于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

章和元年正月迺召褒詣嘉德門〔集解〕惠棟曰嘉德殿之門也東京賦云九龍

之內實〔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高祖詔通制作儀品十六篇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前書禮樂志云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于日嘉德〔集解〕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理〔集解〕惠棟曰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集解〕散略猶疏略也〔集解〕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南史云〔集解〕今宜依禮條正使

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目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

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目爲百五十篇寫目二尺四寸簡〔集解〕惠棟曰孝經緯鉤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其年十

二月奏上帝目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迺爲作章句帝遂目新禮

二篇冠〔集解〕惠棟曰漢名臣奏云詔褒先序禮樂以帝新一篇冠首擢褒監羽林左騎〔集解〕劉攽曰注羽林左騎案百官志騎當作監永元四年

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尙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

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張酺傳云酺拜太尉章帝詔褒案漢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禘禘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嘗非之及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

不通寢其奏也。

褻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褻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目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褻迺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日祀之。」〔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四十引續漢書云：吏士咸稱其仁。遷城門

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褻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

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時春夏大旱。〔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春至六月無雨。糧穀湧貴。〔集解〕先謙曰：官本湧作踊。褻到，迺省吏并職，退去姦殘。

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尤作民。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褻

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

多闕矣。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也。是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

已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疏略，並尚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集解〕先謙曰：官本尚作上。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

而終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猷，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集解〕劉敞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何焯曰：美字衍。先謙曰：官本注猷作謀。故知自燕而觀，有

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

禮臣，撰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廢擅制

禮，遂不行也。禮，遂不行也。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曰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

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

定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皋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修補舊文，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修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集解〕汪文臺

曰書鈔七十七引續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

非我志不遂造太學受業（集解）惠棟曰杜密傳云密召署郡職遣就學也師事京兆第五元（集解）惠棟曰案元別傳故兗州刺史也先始通京氏易（集解）惠棟曰

續漢書無始字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倂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集解）勵宗萬曰案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牌惠棟曰劉徽九章算經序云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稱隸首作數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較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目山東無足問者

適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季長后戚嬖子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適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按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

然盧君即子幹也先師謂張恭祖輩鄭先通韓詩故也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適召見於樓上（集解）惠棟曰

裴啓語林云融嘗策渾天不合召元令策一轉便決衆咸駭伏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

養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玄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

耕東萊集解惠棟曰三齊略記云鄭司農常居南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瑗諸賢于此揮涕而散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迺與同郡孫嵩等

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實實見趙岐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

難如墨翟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左氏膏肓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玄迺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矛目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集解錢大昕曰古學謂左氏春秋今學則公穀二家也范升李育主公

羊說陳元賈逵主左氏說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

進聞而辟之州郡目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

而目幅巾見集解王鳴盛曰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

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亡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衷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為之也逸民韓康傳亭長見廢柴車輻

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真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

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

商等。

〔集解〕惠棟曰。元自序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

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目父喪不行。國相孔

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

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

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

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

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吳越相攻。越王句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

鄭君好學。實懷

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

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爲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爲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須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于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

然則公者。仁

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集解〕官本考證曰。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

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

戒鄉人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爲縣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闕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迺鄭公

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虔會黃巾寇青部。迺避地徐州。〔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曰：元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

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徐州收陶謙。接目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

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目書戒子益恩曰：〔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益字益恩也。吾家舊貧。

不為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為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錢氏曝書雜記云：陳仲魚元刻後漢書康成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康成祠碑云：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之語相合。今本作不為父母羣

弟所容，乃刻之誤。此一字關係先賢不小。此善本之所以可貴，而善讀者必須善校也。又金石萃編七十六所載史氏碑文，及阮元山左金石志跋語云：為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為吏，以益生產，為父母羣弟所容，始得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故傳曰：少為鄉

尚夫，得休歸，常詣學舍，父怒之而已。云為所容，儒者之言也。范史因為父怒而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然有元刻可證，則亦非范史妄加，是誤刻者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先謙曰：官本羣作昆。去廝役之吏。廝，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元

為尚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

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集解〕惠棟曰：孔子三朝記云：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

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日娛朝夕，遇閣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今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

惟彼數公懿德大

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序列也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目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

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老而傳

今我告爾目老歸爾目事將閒居目安性覃思目終業自非拜國君

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咎爾榮榮一夫曾無同

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

〔集解〕劉攽曰案文讚當作續惠棟曰別傳作研讚

敬慎威儀目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

顯譽成於僚

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絀冕之緒頗有讓爵之

高

謂類被辟不就也〔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有中郎博士趙恒侍中大司農皆不起

自樂目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

所憤憤者徒目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傳定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

之其人也。〔集解〕惠棟曰：別傳云：北海有元儒林講堂，先謙曰：官本傳定作定傳是。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撫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

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錢之城東，必欲元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

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玄儒者，未嘗通人許之，競設

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

山太守應中遠。

〔集解〕惠棟曰：遠當作瑗，具本傳注。

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目四科。

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

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迺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

乘，所過長吏送迎。玄迺目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暉高才不過

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過作過是。

既寤，目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

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北通宋鄭淮泗，卽今官度。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

不進，其年六月卒。

〔集解〕惠棟曰：裴松之云：英雄記載太祖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元無疾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樂史云：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傳云：元

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礪阜。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元卒，弟子趙商爲撰碑銘，見孝經疏。

年七十四。

〔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八九歲，能下算乘除。案永建二年至建安五年，適

得七十四也。洪頡煊曰：順帝紀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是鄭君以永建二年七月五日生。

遺令薄葬，自郡守目下，嘗受業者。

〔集解〕惠棟曰：元弟子自趙商而下，如張逸、冷剛、孫皓、王贊、劉瑛、田瓊、晁模、八

人。見鄭志。陳鏗、鮑遺、劉德、陳鑠、王權、崇精、馬昭、崇綽、沈闈，九人。見鄭記。宋均見孝經疏。公孫方、程乘、孫炎、及郝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

續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於撰玄答諸弟子問

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集解〕錢大昕曰：按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與此傳不合。考孝經正義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

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是鄭志出於諸弟子明矣。鄭氏門人見於鄭志與鄭記者，有趙商、張逸、劉瑛、晁模、田瓊、孫皓、冷剛、任厥、汜闈（一作闈）、陳鏗、焦氏、崇精、鮑遺、王權、崇綽、焦喬（疑卽焦氏）等。傳惟載河內趙商一人，餘人爵里不可考。先謙曰：此

與上互有出入，故並存之。

凡玄所注周易。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儒林傳云：馬融授元元，自敘云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

尚書。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九卷，亦融所授。

毛詩。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二十卷。

儀禮。〔集解〕惠棟曰：禮記。

〔集解〕惠棟曰：論語。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十卷，何晏論語序云：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孝經。〔集解〕錢大昕曰：按蔚宗述康成所注，有孝經而謝承、薛瑩、司馬彪

所注，有孝經而謝承、薛瑩、司馬彪

袁山松諸家皆無之隋志但云鄭氏注舊唐志始實以康成邢昺孝經疏謂鄭君弟子作鄭志目錄記鄭所注書不及孝經趙商作康成碑銘亦不言注孝經則非鄭所注審矣三禮皆康成注流傳至今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寫之脫漏惠棟曰康成未嘗

注孝經劉子元普辨之樂史云沂州費縣南城山鄭元漢末遭黃巾之難客于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于南

城山栖遲岩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所傳公羊疏以為鄭稱也劉子元辨詳見孝經疏 尚書大傳

傳〔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三卷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中候〔集解〕惠棟曰十八篇 乾象歷〔集解〕惠棟曰晉書志云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

焉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集解〕惠棟曰鄭禘祫志云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詭訥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

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集解〕杭世駿曰按公羊疏云六藝論〔集解〕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毛詩譜〔集解〕惠棟曰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

陶平王而得春秋〔集解〕杭世駿曰按毛詩棧機疏云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則孝存名頌也錢大昕曰臨孝存名頌北海人

次第以立斯譜 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集解〕杭世駿曰按毛詩棧機疏云臨頌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

范史多稱人字孔融傳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皆字而不名惠棟曰賈公彥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濱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元遍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頌之論難故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頌林通作臨羅泌云趙稷奔臨弦 凡百餘萬言〔集解〕王鳴盛曰今所行十三

書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諸行沖爲疏立子學官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梁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行沖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蓋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孔安國注則出於隋劉炫始即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孔鄭二家皆非真實又引齊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僞孔爲僞行沖雖並翻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行沖十二驗即祖子元餘唾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自唐以來孔鄭並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

經傳治執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

〔集解〕王鳴盛曰案考之北史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魯蔚宗此言稍陋然論云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譎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定

義乖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齊魯間一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瑛著名於世又

樂安國淵任遐

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瑛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遐字昭光魏黃門侍郎也〔集解〕劉敞曰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瑛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錢大昕曰案魏志基卒於元帝

景元二年不言年壽若干而基碑云年七十二溯其生年當在初平元年庚午康成以建安五年庚辰卒其時基僅十一歲不得在弟子之列恐范史誤也基治經常申鄭而賅王肅故蔚宗疑爲康成弟子要是私淑鄭學非親受業者也惠棟曰續漢書云慮山陽高平人少受業于元建安初爲侍中崔瑛述初賦序云瑛性頑口訥至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徽君者當世名儒遂往造焉涉潛水歷祀焉過範都之津登鐵山以望高密樂史云元別傳云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覘列傳云般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習早成故鄉人爲之語蔣氏翁任氏童孫愐云任姓出樂安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陳景雲曰王基年輩乃肅之儔非郗慮匹也同時又有樂安孫炎亦非肅譏短鄭氏炎本受學於鄭氏門人而唐孔氏詩疏誤以爲鄭

氏之徒恐范
史之失類此

時竝童幼。玄稱淵為國器。暇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惟一子益恩。孔融在

北海。舉為孝廉。

〔集解〕惠棟曰。元別傳云。時益恩年二十三。

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

〔集解〕惠棟曰。別傳云。時年二十七。周壽昌曰。案本傳。建安元年。康成後常疾篤。自慮以

書戒子益恩。有云。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此又云。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案融傳。董卓舉融為北海相。又云。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案此初平二年事。據傳云云。益恩赴難。當在此役。時康成年六十五。距建安初元。益恩亡已五年。何能康成七十時。尚有書戒之。若七十兩字。為六十外概辭。則傳明稱建安元年。且書中案之禮典。便合傳家語。正引曲禮七十曰老。而傳之文。惟融傳。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康成遣子益恩赴難。或卽此時。范史誤。袁譚二字作黃巾耳。有遺腹子。玄目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

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集解〕王鳴盛曰。傳次張純。曹爽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蓋純與爽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上。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慎。皆俱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惠棟曰。別傳云。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先謙曰。官本注不見上有我字。考證云。我字衍。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

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

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

刪裁繁誣。

〔集解〕先謙曰。官本誣作燕。

刊改漏失。自是

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爲王父也。范曄。祖父。寧。字武子。晉武帝時。爲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爲長也。

常目

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目鄭氏家法云。

言寧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

伯仁先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

玄定義乖。褒修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

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五校補

張純傳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案前書張安世子延壽嗣侯租入歲千餘萬數上書讓減乃由陳留徒國平原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今徙封武始又減其半是再減矣注武始縣屬魏

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武始前漢縣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續志不載蓋改侯國後旋省也集解惠棟曰前書云

至別邑在魏郡。案前書本云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徙封平原并一國又云純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是惠氏兩條本皆具於前書而必別引酈注所轉載者反嫌文義倒置矣惟徙封平原既云并一國自不應復有別鄉且

平原去魏郡益遠尤不能兼食魏郡之武始是則所謂更封富平之別鄉者仍承上國在陳留而言即謂別邑之在魏郡者非謂平原之徙亦有別鄉也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官本下有論語載宰我之言也八字注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拜會始為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始五年五原譌三據傳文正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案禘祫之說聚訟千載然皆分禘祫為兩祭孔穎達說禮始合而一之章懷蓋據以為說耳實則此乃今古文之異不能強合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公羊傳謂為祫而左傳謂為禘孔疏欲解其紛乃曰祫即禘也然禮王制天子犢酌祫禘祫嘗祫此對撞言祫固非大祫即夏祭曰禘亦非大禘大祫大禘皆必數年始一舉此今古文家所同其不同者僅禘祫大小之辨而已五年再再股祭今文家雖有是例然前書章賢傳言壹禘壹祫班固南巡頌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則皆先禘而後祫非古文家

所主三歲禘五歲禘矣。平帝元始五年之祭。前書明云是禘。而純必謂是禘。蓋純主古文說。以祭適在於五年。有合於五年一禘。實則平帝之立。至是年始大事于大廟。準以公羊之說。大事即為大禘。況禘祭明堂。所用自是禘禮。豈可強改其名哉。

曹褒傳。議立七廟。注。五帝及天地為七廟。集解。先謙曰。官本。廟並作郊。錢大昭曰。闕本皆作郊。謹案注以五帝及天地為七。作郊是。

三王不相襲禮。注。言損益不同。官本注末有也字。

慕叔孫通漢禮儀。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叔孫通下有為字。從宋本去。

柳從辰曰。御覽六百十一引謝承書及東觀記。袁宏紀。皆有為字。案褒憾朝廷

制度未備。欲為通所為。有者是。

非褒所定。不可作。集解。先謙曰。官本。作作許是。錢大昭曰。闕本作許。

難與國治。官本。治作始。錢大昭曰。闕本作始。

出為河內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四十四引續漢書。河內作河南。御覽二百三十六引同。

柳從辰曰。書鈔舊本訛內

為南。孔本已辨正。至御覽二百三十六引續漢書。譌褒為哀。然亦無為河南太守句。不審汪氏何以誤記。又御覽二百六十引本書。仍作河內太守。則本書固不誤也。

流宄皆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宄作民

柳從辰曰宄民無定居也光武詔滿宄道路又御覽二百六十引此宄作寓案光武詔見本紀建武元年章懷注宄散也和紀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

宄注亦同又安紀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滿宄貧人是流宄乃范書常用字章懷既嘗爲宄字出注亦必范書本文如此非其所避改東觀記之作民蓋本異文或經范氏修改耳至御覽之作寓直宄字之沿譌

又傳禮記四十九篇

案喪之禮學傳其父業出於慶氏慶氏與大小戴氏同受禮於后蒼即曲臺所記是也本書橋公祖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觀喪所傳亦爲四十九篇可知四十九篇者本自后氏祖

傳如此而隋志所云二戴刪併之數殊不足據也

中都殊絕注殊絕猶斷絕也

案易繫云天下同歸而殊塗殊亦訓異不必訓斷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春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正謂其才之異絕無人能及如作斷絕說反窒矣

鄭康成傳嘗詣學官

侯康曰世說文學篇注引元別傳元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又御覽八百三十九引元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

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

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步廣四均輸五方程六旁要七盈

不足八鉤股九

官本步作少是案周公未嘗作算阮氏疇人傳言之已詳本書馬援傳注引劉徽九章算術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鉤股第九自第五以下次列與本注異又

本注有旁要而無商功及觀周禮地官保氏鄭注九數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而云今有重差夕桀旬股釋文謂夕桀二字非鄭注然則鄭術尙不取夕桀要其法則漢已增於古矣列亦視章懷兩注小異但說鄭術者取之周官鄭注

較得其真

不必三事大夫也

案詩小雅鄭箋三事謂三卿三公錢大昭據宋宏劉愷左雄周處諸傳謂當時亦概稱三公爲三事也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集解周壽昌曰不爲父母羣弟所容一語不應出之康成至是誤刻者

誣康成而並誣蔚宗也

案周引衆說以證刻本爲誤其意善矣然鄭君戒子書首言吾家舊貧本謂家貧而父母羣弟力薄不能並容爲吏又非所樂乃發憤游學耳果爲所容而遠遠游之戒拂父母之意又曷可耶大抵古人於此等處稱心而談原無忌諱正不必曲爲之解觀後文迺歸供養假田播殖則前之貧可知末所憤憤者猶以亡親墳壟未成則孝思不匱又可知今據後改前於文義轉覺其窒

飲酒一斛集解惠棟曰別傳云至終日無怠

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續漢書元飲三百餘杯不醉案此與惠引別傳正合

公車徵爲大司農

沈銘彝曰先君灤源問答云先生未嘗爲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人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云故大司農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爲博士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

元之稱

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集解、箋、不昉曰。至乃本傳有儀禮、禮記、而無周禮。此轉

寫之脫漏。

錢大昭曰：毛詩是箋，衛宏傳亦云。鄭氏作毛詩箋，然箋亦注之類，故以注概之。董鈞傳亦云：鄭氏作周官注。此獨失載。案古禮惟十一篇，漢興高堂生傳之，即儀禮是矣。禮記出於二戴，慶氏所以輔儀禮，不別名家。周官本無師經新

莽盜竊，遂以讀亂。鄭興好古，以授子衆傳之。蓋自馬融作傳，鄭氏作注，始建門徒。東京習禮者，僅一董鈞，能傳慶氏學。故儒林傳以周官傳授本末附著鈞傳後。史家有互見例，周官中興本不列學官，無妨互見。即鄭興、馬融傳，亦未言衆傳周官。融有周官傳也。

齊魯聞宗之集解。王鳴盛曰。至或承華嶠之舊耳。

案後漢經師輩出，不獨鄭君，而洙泗之傳，則莫盛於齊魯。言齊魯聞宗之，他可知矣。此自立言之體，不得遽疑爲陋。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鄭與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生輻輻生江都守仲仲生房房生趙相季季生議郎奇奇生穉穉生御史中丞賓賓生興

少學公羊春

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

天鳳中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

正大義

左氏義也

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麻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目司直李松

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目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

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

山西謂陝山以西也

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

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

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纂辭也

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

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

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

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

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

矣拜興為建議大夫

〔集解〕先謙曰官本建作諫案魏志鄭渾傳注作諫議大夫明建字誤也書鈔引華嶠書同

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

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迺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集解〕劉敞曰而案文少一囂字

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

〔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興為涼州刺史囂為西州將軍已有僚屬之誼豈有囂禮請而興反恥屈辱者輿自言以將軍僚屬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得全性命云云是興實自歸囂也此殆其子孫以

囂後敗為之諱飾而史仍之耳

囂矜已自飾常目為西伯復作

西伯文王也作起也

迺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闇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

聞者諸將集會無迺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

之聽無迺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目睿聖三分天下尙服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

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目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

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納呂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

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集解）劉敞曰案文昭當作招周壽昌曰昭明也言明速禍患也不必改作招。無迺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

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目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

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目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目假人者亦不可目假於人也無益於實

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由難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由作翁字通用也下同。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

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目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輿嘗為涼州刺史囂為西

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目禮死葬之目禮奉目周旋

弗敢失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目周旋弗敢失墜也。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目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目

親為餌。由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邪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擁

羌胡之衆。目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目

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

林先與興同寓隴右。迺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

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鄭穀之言矣。鄭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襄作

衰。是。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

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事。見國語。

宜侍帷幄。典職機

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

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惟陛下留聽少察。目助萬分。迺徵

爲太中大夫。

集解錢大昕曰。鄭康成注周禮。稱興爲鄭大夫。衆爲鄭司農。興以縣令終。而稱大夫。舉其貴者稱之也。

明年三月晦。日食。

集解惠棟曰。案紀七年三月癸亥晦也。

興因上疏曰。

春秋目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

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

往年目來。

邇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

而後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

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

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

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兒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鈎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謀燒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郤穀

為中軍帥。穀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仇。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目時定。〔集解〕沈欽韓曰。郭伋傳。伋為

并州牧。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伋之牧并州。在建武十一年以後。而其守漁陽。與此疏。則建武六七年間也。疑公卿之舉。本在伋為漁陽時。伋傳或顛倒。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建

武七年二月日蝕。是時宰相多以功舉。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集解〕通鑑胡注。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

目成。屈己從眾之德。目濟羣臣讓善之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

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集解〕王鳴盛曰。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今年正月繁霜。自

爾日來。率多寒日。

正月。夏之四月。

此亦急咎之罰。

書曰。急恆寒若。〔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

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

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迺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

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集解〕何若瑤曰。釋詁。剋。勝也。較訓能為允。

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載此疏大異。

書奏。多

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目識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識。帝怒曰。卿之不為識。非之邪。興惶

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迺解。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解曰。言不當如是耶。

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興為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用。朝廷每有謀議。輒訪焉。其論說依經守正。衆莫能屈也。謝承書。章作詞。

然目不善識。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

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

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

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

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蒲音聲。勺音酌。〔集

解沈欽韓曰渭南縣志今縣東北七十里來化鎮。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與方欲築城郭修禮教日化之會日事免興好古學。

尤明左氏周官。〔集解〕惠棟曰左氏見上經典序錄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案今康成所注周禮多引子春及二鄭之說。長於

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而賈逵自傳其

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闕〔集解〕沈欽韓曰說文闕低目視也弘農湖縣有闕廼廣韻闕俗作闕前書孟康注古闕

字从門中曼建安中正改作闕蓋建安中改作闕非闕也此注亦誤爲闕。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衆字仲師。〔集解〕先謙曰魏志鄭渾傳注作子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集解〕惠棟曰經籍志鄭

衆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沈欽韓曰公羊疏云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

將梁松目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集解〕沈欽韓曰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通義亦此類如白虎通義是也。引籍出入殿中。〔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作請衆

欲爲通籍遺練帛。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解云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坊音房本又作防。藩王

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目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

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縣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目明經

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廬江獻鼎，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衆對狀除爲郎中。案此事在永平五年。復留給事

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

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迺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

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目要致漢使者，欲目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集解〕

通鑑胡注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

到，便偃蹇自信。信音伸。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

有離心矣。〔集解〕通鑑胡注：南單于庭在河西河美樓，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

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或於匈奴也。

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

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

帝不從，復遣衆。

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悲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氈裘獨拜。」

〔集解〕惠棟曰：焦氏易林云：旃裘羶國，文禮不飾。前書匈奴傳：衣其皮革，被旃裘，胡三省云：旃與氈同。

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

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

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迺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

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

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曰：「爲不可。」

武帝時國

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

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

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廐令。

續漢志曰：廐令一人，秩六百石。

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

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

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為作易是。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迺奏

記邑曰。升聞子目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目下不非其君上為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

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集解〕錢大昕曰。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范升說與鄴略同。蓋漢儒相承古義。先謙曰。官本注無孔子及問非也五字。今衆人咸

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集解〕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

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目為是而不言。則迺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

二者於公無可目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目遠者不服為至念。升目近者不悅為重憂。〔集解〕通鑑

胡注。遠者不

服謂四夷也。近者不悅，謂人心不便於莽之法令也。

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後出益

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集解》劉放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不當云關。

升

有一言可目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竝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目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目爲人師，願推博士，目

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

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

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

〔集解〕惠棟曰。王充云。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平說者。謂平其然否。而下說猶平奏平署之類也。

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三明。

〔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

游。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邱明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第可以見成敗耳。褒貶之意。非邱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集解〕惠棟曰。劉向別錄

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案此則傳左氏者。非遂無人。但漢人傳經。各守師說。謂之家學。左氏自漢元以來。不立學官。傳者絕少。故升謂無其人也。

且非先帝

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

〔集解〕王會汾曰。監本舊本俱缺太字。案前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

二千石。續志。太中大夫。千石無負。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案北海靖王傳云。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引續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中大夫。在東京則爲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論難。未必徧及王國使臣。故依毛本增太字。惠棟曰。淑字惠卿。魏郡人。官至太中大夫。杜預春秋釋例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律歷志亦云。太中大夫許淑。

互相辯難。日中迺

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目承天。臣不述舊。無目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

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目比類。亦

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

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

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集解〕惠棟曰。阮孝緒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婁壽云。騶

氏鏡敘作騶司馬遷云齊有三騶子班固傳並作鄒則知二字通用先謙曰官本注有作知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竝復求立各有所

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論語孔子之言弗叛

言不違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叛作畔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目文約我目禮孔子可謂知教顏可謂善學矣

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

(集解)惠棟曰王伯厚述晁氏

云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故云反異也

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

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迺正雅頌

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迺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

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集解)惠棟曰何晏云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何若瑤曰鄭玄傳競設異端百家互起訓奇技非

傳曰聞疑傳

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

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

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目示

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目異者，目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

理。今易無此文也。〔集解〕王會汾曰：案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爲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惠棟曰：劉向說苑引易云：建

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迥云：易緯通卦驗之文。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目太史公多引左氏

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目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

繫得出。〔集解〕惠棟曰：見楊政傳。還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陳元，字長孫。〔集解〕汪文盛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襄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集解〕惠棟曰：許慎五經異義引秦德侯陳欽說春秋。習左氏春

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目欽

爲獸難將軍。獸，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目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

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目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竝用

援理也語見公羊傳

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

賢親受孔子

(集解)惠棟曰沈重云熾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

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

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亦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其本事左氏傳經猶表裏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東觀記載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詆訾故中道而廢

與新論殊乖後人疑之

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

之辭

(集解)惠棟曰何休注公羊春秋言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曰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敬等乃始記于竹帛故云虛言傳受之詞

且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

與猶黨也

遂爲異家之所覆冒

(集解)先謙曰覆冒猶言蒙蔽不令人見

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

也見呂覽

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

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

子也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

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

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

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

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媒、狎也。黷、垢濁也。掇，拾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

擿釁。抉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目左氏

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目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盤庚都耿，自耿遷于殷。文王都鄴。武王都鎬，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

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敞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

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章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劉向傳云：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至今

與公羊竝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

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

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非然後升。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桓

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今干戈少弭，戎事

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

〔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本避唐諱，改淵爲深，或爲泉。今本諸淵字皆後人回改，如章帝紀、聰明淵。

塞諒惟淵體，安帝紀：若陸淵水，陳實傳：曾是淵執，劉愷傳：沈重淵懿，文苑傳：椒酒淵流，逸民傳：覆巢竭淵，方術傳：何故敗我瀆龍淵，儒林傳：歷神淵，鄭康成傳之國淵，西羌傳之馬文淵，皆是也。

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

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

洮汰，猶洗濯也。

使某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

師言，如得目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褐，織毛爲布，貧者之服也。

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

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

四人，元爲第一。帝目元新忿爭，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目左氏之立，論議譴譁，自公卿目

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目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

〔集解〕沈欽韓曰：案經典序錄，元爲司空南閣祭酒，北堂書鈔引華嶠書云：元辟司空掾宋宏。

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案宏建武六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隲免，七年李通爲司空，是元辟司空府當於宋宏時也。

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

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書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集解沈欽韓曰燕策郭隗先生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諸子並同袁宏紀作賓臣者王。

故武

王目太公爲師齊桓目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論語文也。

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蕭何爲相國高帝賜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太宗假宰輔之權

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爲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

目偷天下偷竊也。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目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迺陪僕告其

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集解惠棟曰陪僕猶陪臺也左傳申無宇曰僚臣僕僕臣臺。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

忠之謀身爲世戮

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

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目文王有

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

尙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誠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

驕人也。

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尙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

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司察猶督察也。

李通罷元

後復辟司徒歐陽歆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目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楸之傅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

目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集解〕惠棟曰經典序錄云徽字元伯潁陰令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

於塗暉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集解〕洪亮吉曰案前書儒林傳則胡常授徐敖敖始受暉此注蓋誤學毛詩於謝曼卿〔集解〕惠棟曰儒林傳云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作左

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目大夏侯尚書教授〔集解〕沈欽韓曰逵為古學而教授仍用今文

蓋利祿之途非是則其肯來學終漢之世兼通五經古學者惟賈馬鄭三君耳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

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愷樂也

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集解〕惠棟曰章昭國語解序云鄭大司農為國語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于細碎

有所闕略待中賈君數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憮矣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

采色帝異之。目問臨邑侯劉復。

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

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對曰。昔

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

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事見國語。

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仍。頤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

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鳳。五頌金玉。孝

明覽焉。

拜爲郎。與班固竝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

（集解）王會汾曰。監本出字上有發字。案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文。今從宋本。

於是具條奏之。

（集解）惠棟曰。何休公羊序云。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遠戾者。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閤笑者。不

可勝記也。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休所指。蓋顏殿之徒。說公羊者也。經典序錄云。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徐彥公羊疏云。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逵之前。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議合。逵作長義。奏御于帝。幾廢公羊也。

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

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

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知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

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鄙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適背兄歸仇誓以讎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讎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仇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肱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進濫也曷為進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執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集解蘇輿曰祭仲出忽終以復辟紀季之奔由於君命一見繁露玉英篇伍子胥傳有父不受誅子可復仇之文是固以復仇許之也叔術妻媵傳亦以公扈子之說闢之矣遠欲附會公羊之失不深究本末致詬病公羊者至今未已詳見余春秋董義述因略著其說於此先謙曰官本注又作文好作有是

其相殊絕固目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

目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

集解惠棟曰方術傳序云光武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與傳無附會讖之事而遠傳有之明附同有別

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

言寫其傳詰藏之祕書建平中

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

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

故出欲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目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

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仇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圖，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

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強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集解》沈欽韓曰：賈氏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太子管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邱是也。累世正卿，衛寧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廷爲政。春秋戰國時事，又與後世不同。故趙安陽君封於代而作亂，孟嘗君封於薛而外市，韓非楊摧云：數披其木，無使枝茂。楚子使棄疾爲蔡公，申無字言：親者貴者宜居中，疏者卑者宜處邊。歷言貴戚大臣據邑之禍，尋其文義瞭然可曉。賈據左氏本文條疏之義，確不易杜預擬棄先儒而引五官五正等以解之，於無字、陳戒本旨了無所關。

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驪、孟喜、梁丘賀也。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

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集解》惠棟曰：劉歆七略云：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子學官。三家之學于今傳之。

今三傳之異，亦猶是

也。又五經家皆無目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

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集解）惠棟曰：劉仲謂左氏稱在夏爲陶唐氏，其處者爲劉氏，非魯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爲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入采，皆襲圖讖之說，而爲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云：春秋左氏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闢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農師以土德王，卽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農師二字。

左氏曰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昊氏也。（集解）惠棟曰：注華渚，宋均云：渚名。

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曆，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正曆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曆也。是曰麟鳳

百數，嘉瑞雜選。雜選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集解）先謙曰：官本二十作一十。

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

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目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竹簡及紙也。〔集解〕周壽昌曰：簡是舊傳，紙是後寫者，自是遂多用紙，而竹簡希矣。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目校書，例多特

目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

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達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

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許冲上說文云：先帝詔侍中騎都尉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于國者，靡不悉集。孔穎達云：古文尚書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嶠夷為宅，嶠，鐵，昧，谷

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則剗，剗云，臍宮，剗，剗頭，庶，剗是也。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韓固，齊人也，為齊詩。

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齊魯韓詩也。〔集解〕孫人龍曰：案前書，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云：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惠棟曰：馬融周官序云：成帝命劉歆

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云：鄭少贖仲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云：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

通其讀，頗說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遷達為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

無也。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

〔集解〕周壽昌曰：鄭康成傳，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又有高業弟子，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作鄭志，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鑊乞收固屍，集古錄，孔宙

碑陰跋云：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四十三人，足證弟子門生之別。

為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宣帝子也。

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

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目達為左中郎將，九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

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竝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

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

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集解〕顧炎武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何焯曰：祝

與呪同，指少賓以誓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目老病乞身，帝賜目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

〔集解〕沈欽韓曰：文選四十六注引東觀

記，作字幼異。

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之。

及親歿，遂隱

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目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

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集解〕沈欽韓曰：隋志：賈逵集一卷，梁有二卷。

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網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然不修小節，當世目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

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

〔集解〕惠棟曰：漢晉諸儒，稱康成云。鄭君稱達曰：賈侍中是為儒宗也。

亦徒有目焉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

曰亦徒有以焉爾。〔集解〕先謙曰：注非也。言鄭賈學顯，亦以善識焉爾。

桓譚目不善識流亡，鄭興目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

賈逵附會文致。

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集解〕閻若璩曰：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

世主目

此論學悲矣哉。

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有所載，必先讓父母。

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

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益也。〔集解〕何若璩曰：上云復欲進餘經，既曰

復，何又曰益饒餘也。言為之有餘力，先謙曰：猶言饒為之。

後就長水校尉樊豐，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

之。各市宅其傍。目就學焉。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

奉。〔集解〕惠棟曰。張勃吳錄云。奉字季鴻。儒林傳云。奉受嚴氏春秋于豫章程曾。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竝有名稱。其餘有業行

者。皆見擢用。〔集解〕惠棟曰。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松而外。又有畢海。胡母官。萬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目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云。霸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初。霸目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爲二十

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集解〕惠棟曰。益部耆舊傳。霸入海捕賊。遭疾風晦冥。波水涌起。士卒驚白。霸曰。無得恐。太守奉法追賊。必不爲害。須臾風靜波止。迺

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集解〕先謙曰。類聚十卷。引續漢書作棄子戟。捐我矛。盜賊盡。

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

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在郡十年。以有道徵拜議郎。遷侍中也。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

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尊禮。

子文學案漢官儀云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是以國三老袁良碑云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鑿夫
人結髮上爲三老知結髮爲首妻也然常璩載霸妻馬氏撫霸前妻子女恩愛若一則後妻亦得爲五更矣

年七十遺勅諸子

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目葬焉

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

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

可止此葬足臧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

承命葬於河南梁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妻馬氏名敬司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諸子曰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敕遂葬蜀

因遂家焉將作

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文父贊云猶歎文父叟發幼童德濟會稽道崇辟雍

中子楷

楷字公超

〔集解〕惠棟曰孝德傳公超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

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

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

輒徙避之家貧無目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

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

軍也。〔集解〕惠棟曰：韋嗣立云：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

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之覺悟，知

己意也。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謂詔書。

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學道。

輕貴樂賤，竄跡

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

〔集解〕惠棟曰：一作羣儒。

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

〔集解〕惠棟曰：今文尚書云：優賢揚歷。

使其難進歟。郡時目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褻優，亦能爲三里霧。自目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目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曰：篤疾不行，年七十，終于家。子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延尉論罪。有詔目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集解〕惠棟曰：謝承袁宏

皆以梁胤爲冀弟。冀子別名胡狗。案不疑與胤先後爲河南尹。故梁漢書彼此互異。但東漢二名絕少。或胤卽不疑字也。蔡邕集云。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是胤字不疑爲一人無疑焉。蘇輿曰。梁商傳。遣子冀。不疑與曹節爲交友。冀傳。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封潁陽侯。子胤。襄邑侯。又云。冀陰疾不疑。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諷衆薦其子胤爲河南尹。是范史以不疑胤爲二人。明蔡集爲誤。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

目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目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目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弟玄。

〔集解〕先謙曰。官本弟上有陵字。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目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目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召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目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目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目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願吾不能行。如何。玄迺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

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集解〕先謙曰。今當爲令之誤。文言出於子口。入於我耳。我不言。誰令他人知之。語

意自順。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山在今汝州南。

及董卓秉政。聞之。辟目爲掾。舉侍御屯。不就。卓臨之。目兵不得已。強

起。至輪氏。道病終。

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集解〕先謙曰。今河南府登封縣西。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

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

升。元守經。義偏情較。

〔集解〕先謙曰。官本

較作駁。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六校補

鄭興傳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集解劉敞曰案文少一囂字

案興免官當還河南以東道不通故且西依隗囂以避亂隗囂二字既連上西歸爲句則虛心禮請

上明是另奪一囂字矣如將隗囂二字連下虛心禮請爲句則興非西人何得徑云西歸

而興耻爲之屈稱疾不起集解蘇輿曰此疑非事實至而史仍之耳

案後文興對囂言曰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總緣興前拜涼州刺史囂爲四州將軍同僚

有舊故云僚舊乃引囂爲己僚舊並未自承爲囂僚屬刺史主一州亦非州將屬也囂傳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興之歸囂在免官後已無所屬囂之禮請非不欲任以職事興既不屈則亦仍爲客但受其禮秩聽其致館授餐而已故杜林之薦興謂興執義堅固也如謂歸囂即臣事囂是伯夷太公之歸文王非因其善養老矣蘇說殊誤

春秋傳云

官本云作曰

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

至

金城

官本句末有也字

時建武六年也

柳從辰曰光武紀囂子恂入侍見建武五年十二月蓋興時未克與恂偕故次年乃得行

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注對昭王以重黎羲和事見國語
官本注事上有之字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錢大昭曰若疑當作欲案通鑑即作欲

左轉蓮勺令注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
下邳官本作下邳是

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既令注續志既令一人秩六百石
案來欽傳亦作長樂未央廢令鄭安世注引續漢志作未央廢令一人長樂廢令一人今詳攢

志則未央為廢令長樂為廢丞蓋是時安世實兼兩官故通稱令而章懷兩注皆言之未審也

范升傳升集解惠棟曰論衡及東觀記皆作叔疑傳寫誤也
柳從辰曰論衡作陳元范叔見案書篇東觀記則今案珍本亦作范升又書鈔七十七引華嶠書作范升御覽

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又作范叔

陳元傳字長孫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六引華嶠書云字襄孫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三十六無此文書鈔六十七引華嶠書有之

蒼梧廣信人也注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
今梧州府蒼梧縣治

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集解劉敞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案上詔字指詔書下詔字謂詔告文義亦各有當不得爲多

賈逵傳又受古文尙書於塗暉注風俗通曰至暉字子真暉原皆作暉據前書儒林傳改南監本官本亦均作暉

日問臨邑侯留復注臨邑東郡縣也今濟南府臨邑縣北三十五里

無人事於外注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案章懷原上逵不通人間事爲說此逵爲兒童在太學時事耳此云無人事於外猶言無生事在外也拾遺記逵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粟盈倉世謂舌耕

此逵之生事也自爲郎校中祕書應對左右又奉令選高才生教以左氏不復能接外之門徒而生事自絀孟子言人事之不齊亦謂未能盡力於耕也若以廣交通取給於人爲人事於說多滯

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集解惠棟曰至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案惠述孔穎達一條即見孔氏尙書疏虞書下阮氏校勘記引孫志

祖云憂腎陽乃優賢揚之譌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唐扶頌亦有優賢屬歷之文今觀管寧傳裴松之注明云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魏都賦劉淵林注並云尙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故知憂腎陽確爲誤文而今文乃連歷

字作旬也

爲千乘王國郎注千乘王伉宣帝子也官本注宣作章是

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

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傳元連珠序謂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殺三子受詔作之又云賈逵儒而不黠而劉勰文心則云楊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瓌語肇為連珠以下擬者閒出杜

薦賈逵之曹劉珍潘昂之輩欲穿明珠多

賦魚目據此則連珠不始於賈逵等也

張霸傳老氏有言

官本氏作子

後當為五更會疾卒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霸遷侍中遂受五更尊禮於文學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注云文當作太案志謂已受五更尊

禮與傳

說不合

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

至

三妃不從

柳從辰曰今志三作二據孔穎達檀弓正義引帝王世紀三妃謂長妃娥皇次妃女英癸比也作二

非案志言霸妻敬司與諸子皆選

獨亦與本傳後文及楷傳說不合

中子楷

柳從辰曰據華陽國志霸四子前妻生三男敬司產一男名光超是中子楷乃霸前妻子

至輪氏

輪續志同前志作繪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桓榮字春卿。〔集解〕汪文麐曰。沛郡龍亢人也。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

七十五里俗名柴王城。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榮尤盛。見前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普字。見經典序錄。先謙曰。今本

東觀記作朱文剛。字林曰。貧窶無資。窶空也。

常客傭。目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會朱普卒。榮

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

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

〔集解〕洪亮吉曰。時大司徒載涉。

時顯宗始立為皇

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從音七。容反。

本師為

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

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且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集解周壽昌曰漢法以無子出妻為常律若在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漢時頗多夫婦之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賣出妻范升為出妻所控被繫幾困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先謙曰官本注當作嘗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集解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先謙曰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

集解先謙曰書鈔五十六引續漢書云上輒令榮於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

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

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揚州從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闕于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故

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舉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

出拜榮為博士引闕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

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切集解先謙曰官本切作反

辯明經義每日禮讓相厭不目辭長勝人

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音一葉反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酒罷

吹管奏雅頌也

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

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曰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曰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集解)惠棟曰
抱朴子云明帝

在東宮從
榮受孝經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

賜曰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
之常。故言不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

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言可
任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

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曰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曰榮爲少傅。賜曰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曰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目補益萬分。今皇太子曰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斯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稱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目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

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

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

況目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交是先師謝弟子。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舉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舉魚曰吾少

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

今蒙下列。

集解先謙曰言在弟子之列。

不敢有辭願君慎疾

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

誦不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與元卿俱拊拾投閒輒誦詩。

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

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迺若是哉。

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顯宗即位尊目師禮

甚見親重拜一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目長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

集解先謙曰官本南作面是。

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目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集解通鑑胡注執業猶執經也。

文選曰：學記十二，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諫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目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

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迺封榮為關內侯。〔集解〕通鑑考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食邑五

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迺封之。〔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為是先諫曰：東觀記云：後以五更祿終其身。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

醫相望於道。〔集解〕先諫曰：官本作大官，太醫是。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集解〕沈欽韓曰：宋

書禮志：國子太學生執一卷以代手版，蓋明帝以弟子自處。撫榮垂涕，賜目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迺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儋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

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目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

圖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下記下俱有也字

受爵不讓風

人所目嘯歌

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

而佚廷議爭援自居全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

者目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鷹目罪作傅

並解見吳漢傳(集解)黃山曰注誤乃見公孫述傳

蓋推仁審偽本乎其

情君人者能目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幾近也鉅依反(集解)先謙曰真蓋真之誤

郁字仲恩少目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目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

子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書讓孤兄子又東觀記孤兄子一人學方起當是雍之子

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目租入與之帝目郁先師子有禮讓

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目政事稍遷侍中

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

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

宣明殿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子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

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集解)沈欽韓曰五家謂歐陽林尊平當朱普桓榮也華普作五行似專言洪範五行蓋非

目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集解)劉攽曰案漢無監

虎黃官蓋世
字與丁鴻同也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

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讓允恭天下共見肅宗即位郁

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目母憂乞身詔聽目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

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目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

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傳篇作切而不穢賈誼傳及新書作切而不媿化與心成則中道

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憊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目慮無

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救若性猶自然也穢穢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漑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

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

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集解惠棟曰本傳作馴徐廣云馴古訓字臣伏惟皇帝陛下躬

天然之資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先謙曰：官本實作姿。

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

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

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

〔集解〕錢大昕曰：方，平原人。范史無傳。攷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稱襄城令劉方，則其時方尚為縣令。至永元四年，由宗正拜司空，首尾裁八年，爾頗怪其遷轉之驟。今觀

實必疏，乃知方以宗室通經術，故有不次之擢也。

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目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

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

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鄧騷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

尉。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長音直亮反。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

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集解〕洪頤煊曰：伏恭傳：初，父黯章句繁多，恭適減省浮詞，定為二十萬言。張奐傳：初，牟氏章句浮詞繁多，有四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

諸儒章句，惟趙岐孟子章句傳於今，教訂文義，其大指如今之鄉塾講章。蓋當時博士傳習，設科射策，剽竊所上，爭趨之。通儒不為，覽焉。蘇輿曰：時承前漢家法，講讀之後，即文字增減，亦別日為一。如榮減章句，即不為朱氏學。郁普章句，雖不為大桓君學，樊豐

刪嚴氏春秋號樊侯學張氏爲弟
子度爲滅定更名張氏學亦其例也

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鄧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鄧良

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竝知名

焉字叔元少自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

立爲皇太子目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目母憂自乞聽目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

〔集解〕沈欽韓曰後世所謂奪情皇甫誕碑尋謂奪情復其舊任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即吉爲起復者誤

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

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竝錄

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省猶視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內史職云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云若今尚書入省事賈公

彦云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

帝從之目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

〔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莘縣治

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

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襲爲太尉漢安元

年。目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間遺一無所受也。目尙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

居無幾，會國相王吉目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

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弟，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集解〕劉放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

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目悟

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

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集解〕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陳景雲曰：靈帝中平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八關都尉官，平津其一也。見帝紀注。

非。劉說。獻帝卽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

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

鸞字始春。馮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能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襜袍糟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

已常著大布襜袍，糲食醯醢也。（集解）沈欽韓曰：糟食，蓋苦食也。文苑英華符載謝李巽書，糟心服道，亦與糟食義同。

目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

苗有名迹。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向姓，出河內，本自殷。宋桓公支子向父肸，肸孫戊，以王父字爲氏。

適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卽去職奔喪。

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已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集解）沈欽韓曰：已吾，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南。

甚有名迹。

諸公竝薦，復徵辟，拜議郎。

（集解）劉敞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

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呂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嚴。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沛國桓嚴，避地會稽，開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柱而去。

尤修志介。

（集解）先謙曰：志介，猶言志節。

姑爲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

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授。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忤若此。

枝，堅也。

賓客從者皆抵其志行。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謝承書云：桓麟鄙營氣類，經緯士人，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同。先謙曰：官本抵作祗是。

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

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

東觀記曰：儼到吳郡揚州刺史

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嘗臨去之際屢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維不漏移居揚州從事風豫室中庭植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屈豫室中謝承書云：罷鄞縣居之。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馮之兄孫也父麟。

〔集解〕沈欽韓曰：麟一字元鳳早有才惠。

華嶠書曰：鄧生麟也〔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麟伯父馮爲太尉麟年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

吾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齷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直道悟左右出爲許令。

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

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

十一篇。

案藝文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贊一首〔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桓麟集二卷文心雜龍雜文篇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景從十有餘家碑贊八百五十引桓麟七說曰：香其爲飯雜以

梗菰故知細紙搏如凝膚北堂書鈔亦多引桓麟七說。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

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尙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目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自廢光初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

〔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漢所

作已見上〔集解〕五百九十引傳玄七林序曰枚乘作七發傳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流而作者紛焉七激〔律毅〕七依〔崔駰〕七說〔桓麟〕七濁〔崔琦〕劉論爲篇〔七舉〕〔劉梁〕七誤〔應謨之論〕之篇案彬所作蓋七讓也北堂書鈔七讓是傳玄作然玄自序作七林書鈔誤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目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

夙早也岐行貌也嶷

然有所識也詩曰克岐克嶷也〔集解〕劉敞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沓累操

也〔集解〕下也音烏瓜反迺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大

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目取爵位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

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云也。為己者。憑譽目顯物。為己者。因心目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字孝公。

(集解)先謙曰。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

潁川定陵人也。父緜。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

守不下。緜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目緜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緜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

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

邑美縣。唯緜願封本鄉。或謂緜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緜曰。昔孫叔敖救其子受封。必求境垆之

地。孫叔敖。楚相也。境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集解)先謙曰。官本地利作利地。是無事字。未有也字。

今緜能薄功微。得鄉亭厚

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集解)沈欽韓曰。今池州府石埭縣東。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

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緜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繼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緘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

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生不供養死不飯哈〔集解〕王補曰戰國策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

納。皇天先祖竝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身被大病上不任為善輔下不能守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盛之字也仲公盛

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俊同

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

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于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義不目家

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劇賈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劇賈之子然則曷為不立劇賈而立輒劇賈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今子曰

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

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

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尙書也

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

皆得以待命故令給食焉

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東觀記曰魯陽鄉在魯陽郡也(集解)先謙曰

官本注郡作郡王會汾云案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證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注郡字爲郡字爾漢何嘗有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興元年始立漢時止有尋陽縣屬廬江郡此郡字蓋縣字之誤尋陽縣蓋別有魯陽鄉與屬南陽郡之魯陽不同故下記又云以廬郡爲六安國故又徙封馬亭洪頤煊云馬亭在尋陽見郡國志補注其地與魯陽相近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

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

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集解)惠棟曰初學記江徽陳留

志云望字次子雍邱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故有傳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曰

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曉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

時人歎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

(集解)劉敞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徙也明符校書二字惠棟曰案如劉說則擢徙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尙書

遂代成封爲少府

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醜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燦燠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侯〔集解〕官本考證曰注以廬江郡爲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照宋本增惠棟曰孝明八王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年徙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也

和帝卽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

虧下驕盈也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

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

薄食周室衰謂隨王時也皇甫卽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家宰佚毛改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

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案日當改作月坊本訟訛已

久不可不正

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目類應夫威柄不目放下利器不目假人

劉向上書云弑君三

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卽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惠棟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觀記云夫帝王不以重器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

平之末，廟不血食。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

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

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

得行其執也。

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

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

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集解〕通鑑胡注：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皆待報也。惠棟曰：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為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

為費解。王補曰：觀下文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畢竟以胡注為長。

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

〔集解〕通鑑胡注：初除者，詣尚書臺受敕。

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

〔集解〕惠棟曰：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諸郡不過五日。唯尚書郎一月，所以優之也。

背王室，向私門，此適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

雖有隱謀。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雖欲隱諱。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目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

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

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目防其禍。

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也雷電震驚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

若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溱矣

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目致其

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

〔集解〕通鑑胡注言禍伏於既微人多忽之及發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為未然之明鏡

臣愚目為左官

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詔諛目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

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

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目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集解〕王應麟曰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

王不可目不彊不彊

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目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目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

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

二人帝目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

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襲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目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

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若迺泰伯。目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目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目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陶

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

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曰取義。使弟受非服。而

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彭澤國異母弟制及氣體以國讓彭靈帝皆許焉弟不許乃得故言薄也。 君子立言非苟顯

其理將目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目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察可無慎哉原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頗乎徇名者焉。（集解）惠曰以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 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

穆帝則擁經目從。從就也。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目食。春秋經齊曰有食之北順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

人不言其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七校補

桓榮傳沛郡龍亢人也

錢大昭曰尋下文事沛國桓榮句郡當作國案此新莽時沛國絕嘗爲郡故以郡言之至顯宗爲太子後已徙中山王輔爲沛王故何湯改以國言之與後劉平傳之始言楚郡終言楚國例同

注

續漢志曰

官本志作書是

入使授太子集解先謙曰書鈔至正作使人授太子

謹案書鈔一本無入字

拜榮爲五更

榮原誤雍據明紀正官本不誤

食邑五千戶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爲是

柳從辰曰明紀及袁紀均作五千戶案沈意關內侯爵卑不當食數千戶耳然丁練以鄉侯食五千戶見丁鴻傳矣榮之封侯出顯

宗異數抑未可以常封論也且章懷注已引東觀記而不著其封戶之有異則今作五百戶疑反誤

詔聽以侍中行服注華嶠書曰至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錢大昭曰時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惟桓郁桓焉聽其行喪皆以身爲名儒破格許之眞異數也然

焉喪甫踰年已詔使者賜牛酒奪服矣

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注：鄧騭傳曰：至位至太尉。

本書附麗於鄧禹傳。注所引鄧騭傳，自係騭專傳，但未詳所本。寵由大鴻臚遷太尉，在永建元年見順紀。又紀注載寵為京兆

杜陵人。

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注：省猶視也。官本也。作事。

居無幾，會相國王吉日罪被誅。官本脫居字。

襁袍糟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至糲食醋餐也。今本東觀記，醋作麤。案史記音義，小飯曰羹，醋蓋借作酢，謂羹味變也。糲食本即謂麤糲之食，不當復作麤餐。由音轉而譌。

解沈欽韓曰：糟食，蓋苦食也。柳從辰曰：前書食貨志，貧者食糟糠。又鍾離意傳，載樂崧為郎，食糟糠。御覽八百五十四引華嶠書，一作食糟。糟食即糟糠之食，不必別為說。案糟無苦義，糟心服道之糟，自當如法言。

重黎篇，讀為糟。

時太守向苗。錢大昭曰：鸞，沛國人。苗當為國相，桓典之為。華康國相王吉舉之，是其證。此云太守誤。

一名嚴。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繫白樓柱而去。柳從辰曰：檢水經注，作白樓亭。柱上文山有白樓亭，此脫亭字。

避地會稽注。一無所當。官本當作留。柳從辰曰。今本東觀記亦作留。

至閩里不爭訟。官本爭誤爲。

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至書鈔誤。

侯康曰。本傳注引虞翻文章志。稱彬父麟著七說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七亦載恒麟七說。則七說爲麟

所著無疑。其子不應蹈襲其名。類聚引傳元七謨序。有恒麟。無恒彬。而御覽五百九十引七謨序。則有麟。又有彬。名在劉梁之下。類聚引七謨序。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諸篇。以後文觀之。則七激。傳殺作。七與。劉廣世作。七依。崔驥作。七疑。李尤作。七說。恒麟作。七蠲。崔琦作。七舉。劉梁作。御覽引七謨序。無七興。七疑。蓋傳寫者脫漏。而七舉之下。乃多七誤。則七誤必恒彬所著。而本傳譌爲七說也。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論云。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名曰七林。而書鈔則仍謂七謨爲傳元作。御覽亦本作傳元七謨序。而沈引作七林序。實誤。案文章流別論。明言傳元集古今七篇品之名曰七林。則七林乃其所輯書名。非篇名。其自序作七林。亦指書名言之。七謨。則其所作篇名也。玉海云。傳元作七謨。又集七林。是其證。沈改御覽而駁書鈔。以就其說。適成大錯。既改謨爲林。更指謨爲謨。以七謨爲即恒彬作。然七誤。猶之七激。七疑。本非謬字。況藝文類聚亦引作傳元七謨序。序既不謬。誤字自無由譌。仍以侯氏之說爲得之。蓋章懷注既以七說屬恒麟。則彬傳必非本作七說。而準以類聚之不及七誤。因亦不數恒彬。正足爲彬作七誤之證也。

丁鴻傳。得鄉亭厚矣。錢大昭曰。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亂世權行注皆是權時所行皆是官本

作是皆

春秋之義不日家事廢王事注春秋衛靈公卒至故駿引以為言也

柳從辰曰袁紀作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之立也案注引公羊傳刪

節字句過多如輒者曷為者也去下者也二字甚妨文義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至或作尙書

案劉意擢徙二字承上數受賞賜為一句不必有所附麗尙書六百石亦非二

千石擢徙之官惠說仍誤矣前書劉向傳向嘗以光祿大夫領校書事此傳文亦但云校書未言校書郎則賞賜擢徙與校書自各為一事原不必校書定為官名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至不可不正

案此條應在朔日辛卯下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教也注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

官本心皆依孟子今

文作志案周章傳論已引作心官本同周廣業據為孟子異本是也

月滿先節注東觀記亦云作先節案文多一云字

大將軍雖不受。錢大昭曰。閩本雖下有云字。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

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

會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

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目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

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柁邑赤眉大衆且至禹目柁邑不足守

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簡中令各探之

簡以竹爲之鄭玄注禮

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

記云圖曰竇方曰筭

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目橫行宗今擁兵數千目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

〔集解〕先謙曰：遷下疑奪知字。

遂留爲後拒。諸營旣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目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目，張將軍之

衆，當百萬之師，猶目小雪投沸湯，雖欲勦力。

〔集解〕先謙曰：勦，官本作戮，惠棟曰：賈逵云：戮力，一心也。當作勦。高誘戰國策注云：勦，其字从力。

其執不全也。迺遣

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

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

胛，背上兩膊間。〔集解〕先謙曰：官本李作矛，是。

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

鄧禹徵還，光武目宗爲京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集解〕劉攽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

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目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

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

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維，字文彊，扶風郡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曰法爲氏。法章，齊潛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維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

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

遷宛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一作宛。先謙曰：宛陵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滑川縣西北。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

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

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

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四十里之高唐，漢縣也。齊高唐邑在其縣南。地實相近。唐屬淄州，其博州之高唐，漢爲靈縣，今高唐州注誤。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梁

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尙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集解〕惠棟曰：冠無五梁，故贊云：矯妄服也。先謙曰：官本伯路二字是。黨衆浸盛，迺遣御

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迺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

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目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曰。爲當遂擊之。雒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

史記范
龜之辭

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目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河。

水經曰。河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音火。

又有雲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

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

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

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

爲畜。故魚鱗不塗。鳳以爲畜。故鳥不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

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窄。不得

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非謂窄地陷獸也。是後虎害消息。〔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稍。蓋誤。稍息不得云人安也。人目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

平中卒官。〔集解〕孫人龍曰：案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為青州刺史。此云初平。當是元初之誤。陳詩庭曰：汪本初平作元初。子真。在逸人傳。〔集解〕錢大昕曰：逸人即逸民。章懷

避諱。改為人字。後來追改不及。徧檢它傳。故或改或否耳。列女王霸妻傳亦云。霸已見逸人傳。趙岐傳。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目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

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道作適是。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

羣起。磐牙連歲。〔集解〕官本考證曰：牙字是牙字之誤。惠棟曰：孫愬云。互俗作牙。前書劉向傳。宗族磐互。易大畜。積豕之牙。鄭康成讀為互。易說互體亦作牙。音吾。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

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反。范容。周生。揚徐盜。非有名籍可考。止據其當時所傳姓名。故碑史所載各異也。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集解〕先謙曰：今和州

治。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集解〕惠棟曰：本紀作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

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集解〕沈欽韓曰：陰陵。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

軍勉皮冠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鹿皮冠也

黃衣帶玉印稱皇帝

〔集解〕惠棟曰賀帝紀云稱黃帝案下文華孟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爲士德以代漢黑爲水德以滅火則皇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元

年三月與傅異帝壽碑以皇爲黃靈臺碑陰以黃爲皇知黃皇古字通

築營於當塗山中

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惠棟曰續志九江當塗

有馬邱聚徐鳳反于此當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苟淑傳注亦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

迺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

肥

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堅鐔傳

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

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

〔集解〕通鑑胡注錢賜錢邑封邑

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

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

東城縣故城在今濠州定遠縣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東城屬九江郡先謙曰注見質紀

下邳人謝安

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

〔集解〕沈欽韓曰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

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

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

江殺郡守。〔集解〕惠棟曰：本紀太守楊岑。撫乘勝進擊破之。撫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

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目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

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尙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

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集解〕惠棟曰：緄碑云：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嚴氏、韓詩、倉氏、兼律、大杜。父煥。〔集解〕惠棟曰：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安帝時

爲幽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隸釋有元初六年十二月，賜幽州刺史馮煥詔。洪氏云：煥有墓闕，題云：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必是自豫徙幽而賜此詔。煥猶在豫，故其前尙稱故官也。疾忌姦惡，數致其罪。

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驪圍元菟，而高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延爲建。怨者迺詐

作璽書，譴責煥，光賜目歐刀。〔集解〕通鑑胡注：古歐治子善作劍，故謂劍爲歐刀。烏侯反。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

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目事自

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

〔集解〕惠棟曰：魏書公孫淵傳云：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元菟

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巨矯制者。

會煥病死獄中。

〔集解〕惠棟曰：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云：建光之元即永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尚用舊年也。

帝愍之，賜煥

光錢各十萬，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

〔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

碑云：弱冠詔除郎，遷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掾為武陽令，誅疾豪彊，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空府侍御史。

為廣漢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趙明誠案

碑自舉孝廉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

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

撫擊破羣賊。

〔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突，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坐道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

遷隴西太守。

〔集解〕惠棟曰：碑云：坐問吏辜旬不分，去官。沈欽韓曰：辜旬，若今之保辜限。

後鮮卑寇邊，日緄為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弭散。

弭，止也。

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

尉太常。

〔集解〕沈欽韓曰：趙明誠云：緄為遼東太守，以前嘗為治書侍御史，遷尚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校尉也。

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

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氏

陵蠻夷黃高
攻燒南郡。〔集解〕惠棟曰：渚宮舊事度延熹初爲刺史。

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

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

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目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

傅之徒目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藪街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

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衛尉作衛候

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興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

泛論誅戮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山酒還也今非將軍誰

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

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集解〕沈欽韓曰三略軍勢云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已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國門也近郊

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虺虎。敷敦淮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虺猛之臣。謂方

叔召虎之類也。虺。虎怒聲也。水涯曰瀆。敷。布也。醜。衆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戒緄。令其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

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目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迺上疏曰。執

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集解〕沈欽韓曰。商子畫策篇。勢不能為姦。雖跖

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夷可疑也。故樂羊陳功。文侯示目。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饜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

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目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載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

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為臣不忠。帝寤其奏。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

也。〔集解〕先謙曰。在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集解〕惠棟曰。碑云。南征五谿蠻夷。今永州府寧遠縣西。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

萬級。沈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遺寶。布卅萬匹。潘鴻。見度尚傳。桂陽宿賊。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集解〕道

鑑胡注將

軍出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

薦目爲司隸校尉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十引謝承書云緄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

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

〔集解〕惠棟曰清宮舊事作張叔

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

〔集解〕惠棟曰清宮舊事作侍婢

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

理尚書令黃雋奏議目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目軍還盜賊復發策免

〔集解〕惠棟曰碑云緄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掾弟坐遜位

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

〔集解〕王補曰

案碑以此爲最後爲廷尉時所奏與本傳異

帝不納復爲廷尉

〔集解〕沈欽韓曰案傳三言緄爲廷尉而碑則一爲廷尉於車騎將軍之前一爲廷尉於末此處廷尉衍文也

時山陽太守單遷目罪

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誅章誣緄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

祐俱輸左校

〔集解〕惠棟曰碑云緄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

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

尉〔集解〕惠棟曰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

卒于官

〔集解〕沈欽韓曰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薨皇甫規傳永康元年夏日食應詔言劉祐馮緄正直多怨流放家門緄卒於是年知已經罷斥非卒官也水經潛水注宕渠

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家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漢水暴長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

綈弟允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案律麻志有五官郎中馮光察平中上言麻元不正或卽元之誤也

清白有孝

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

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皆且節氣之差

拜降虜校尉終于家

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度尚

〔集解〕惠棟曰荊州刺史度侯碑云其先出顯頊與楚同姓熊巖之後〔缺〕亦世掌位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官

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

鄉里所推舉

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積困窮適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

中除上虞長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集解〕惠棟曰案曹娥碑在元嘉元年沈欽韓曰袁宏紀尚初為上虞長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

車待之翼哺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此類也案以續漢書謝承書及袁紀核尚為人非不修學行者也未有已無學行而能優賢表善者也

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

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恆歎述之以為有非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人之鑒

遷文安令

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順天府文安縣東縣志縣東北柳河鎮有古城

上有漢縣今趙靈祠即文安故城也

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

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

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

〔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艾縣在南昌府寧州四百里

龍岡坪先謙曰案
上下文衍一人字

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

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桓紀官本注無上今字

王會汾云案在益水之陽此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

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尙書朱穆舉尙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尙先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爲右校令至是擢拜荊州

刺史見度侯碑

尙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

卜陽潘鴻等

〔集解〕通鑑胡注宿賊言積久爲賊也

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

陽鴻等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

〔集解〕通鑑胡注申令者既下

令而申言之中重也

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

涕泣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

〔集解〕通鑑胡注以失火自咎責也

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

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目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

破平之。尙出兵三年。

〔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尙刺荊州，至是三年矣。

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集解〕沈欽韓曰：金石錄荊州刺史度尙碑云：封右

鄉侯，遷遼東太守，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居，碑不言爲桂陽，又不言卒於遼東太守。趙明誠云：皆史之誤。

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

〔集解〕先謙曰：官本徵作征。

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

〔集解〕惠棟曰：胤字伯嗣，具帝紀注。

棄

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目尙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

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

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尙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

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集解〕錢大昕曰：禹貢鳥夷，漢書地理志作

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章懷引以證鳥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爲鳥，而此注遂成贅文矣。王會汾曰：案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此傳宜字當作安。宣城爲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苗獠

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荊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尙與長沙太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爲安城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平，以見前爲邑宰，後爲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實鳥語，不知禹貢冀州之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先謙曰：注引島夷當作鳥夷，後人妄改王說。宣城當作安城，安城之城本作成，漢屬長沙，後屬豫章，在今吉安府安福縣西，卽今宣城可疑。何能執古書一通作之字，以爲當是安成，且徐破賊還官，皆在太山，不在長沙矣。而臆揣一安成以爲邑宰郡守，皆在長沙之據，讀古書不能如此武斷。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

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

〔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太，下同。

破平之。

〔集解〕沈欽韓曰：以紀傳參考，平公孫舉者，段熲也。平叔孫無忌者，宗資也。抗徐爲宗資司馬，此作公孫舉誤。

斬首三

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

烏程，今湖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湖州府治。

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

卒於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目尙爲荊州刺史，尙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

〔集解〕通鑑胡注：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蘇輿曰：漢世課吏之法，有誅有負，負多則有譴罰，故云然。先謙曰：蘇說是。

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磐

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

〔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

〔集解〕通鑑胡注：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刻約處也。說文云：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云：桎，今械也。

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

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作嬰。

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

冒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

戾亦罪也。

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

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國之捍衛也。詩曰：

祈父子王之爪牙也。

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

〔集解〕劉敞曰：案文大當作夫。惠棟曰：大謝承書作夫。

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

忍目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詣廷尉。

〔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棟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故永建元年詔曰：亡徒當傳勿

傳，度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

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目其狀上。詔書

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目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目清白稱，終于廬江太守。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

見稱。為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盤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還。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

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

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集解〕惠棟曰：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釋所載荆州刺史碑是。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

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

〔集解〕沈欽韓曰謝承書喬字聖達爲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臺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拜尚書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案一本作楊高字聖建高乃喬隸之訛先謙曰側目疑屬目之誤 桓帝愛其才

貌詔妻曰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

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目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集解〕沈欽韓曰排字本爲囊一切經音義云又作排排二形謂煨家用吹火令熾者也 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共會戰〔集解〕劉放曰案已

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途轉作共也 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目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

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集解〕通鑑胡注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也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目清

梟懸也 荆州刺史趙凱〔集解〕惠棟曰濟宮故事云度尙徵還以天水趙凱爲刺史 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

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璇爲凱橫奏檻車徵奪其筆硯 迺噓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

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日事免。後尙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尙書僕射。目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日後。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蓋目十數。或

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集解〕惠棟曰。謂張伯路冠。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目勞定功。宣。布也。尙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

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風字。監本訛昌。案易通卦驗。春秋考異祿。並有此

語。漢唐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改正。目此而推政道。難乎目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佞下有而有宋朝之美六字。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尙緄撫。璇能用譎。亦云振

旅。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八校補

張宗傳亂著箚中注鄭元注禮記云圓曰箚柳從辰曰鄭注見曲禮

箚應作箚官本亦誤

法雄傳遷宛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亦作苑柳從辰曰宛陵屬丹陽郡今寧國府宣城縣地案惠氏謂一作苑固明指河南郡之宛陵地今在開封者也惠或別有所本

猛獸不擾注故獸不狘官本狘譌狘

滕撫傳九江范容周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案馮緄碑作范容朱生亦不作范容

築營於當塗山中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至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從

辰曰九江郡當塗在今

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馮緄傳巴郡宕渠人也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今綏定府渠縣東北

建光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至紀傳皆誤以延為廷案考異據高驪傳有姚光上言遂謂光之被殺實在延光元年紀傳作建光元年者皆誤不知光死於建光元年紀傳尚不誤

而高驪傳之載姚光上言實大誤也。安紀載光之被殺。在建光元年四月甲戌。有日可據。上溯永寧元年七月乙酉朔。則日固不誤。建光改元。是在年七月。其前仍稱永寧二年。而馮煥殘碑載煥卒於永寧二年四月。光死。煥始被收。死獄中。則月亦不誤。安得謂其年有誤乎。高驪傳載馮煥姚光之戰敗。在建光元年春。蔡邕之戰敗。在建光元年夏。此與紀合者也。至以高驪王宮率馬韓濊。圍玄菟。與扶餘王遣子尉仇台與州郡并力討破之。皆在建光元年秋。與紀不合。則已誤。且謂宮之死。亦在是年。而即繼以姚光上言。請因襲擊之。夫宮死在破敗之後。上言又在宮死之後。紀載扶餘王遣子擊破高驪等。遣使貢獻。已在延光元年二月。而高驪傳皆以屬之明年。遂成詣降之前。則尤大誤。意當時上言者。雖或有人。而必非姚光。且陳寵傳亦不載陳忠有駁姚光上言之事故。不可信。

會煥病死獄中

沈銘彝曰。前書宣帝紀。煥死獄中。蘇林曰。病也。因徒病律名爲瘕。

帝不納。復爲廷尉。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處。廷尉衍文也。

案沈說殊誤。碑云。復治書侍御史。尙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車騎將軍。此一爲廷尉於車騎將軍之前也。又云。以謠言奏。

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此再爲廷尉也。表荊州刺史李隴。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瓚。 (案桓紀作成增。劉質) 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尉。復廷尉。此三爲廷尉也。本傳載緄官位事迹。多與

碑異。獨三爲廷

尉。正與碑合。

拜降虜校尉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作降虜都尉。案續志無此官名。蓋臨時所置。

終于家。注。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元子遵。字文衡。尙書郎。

度尙傳得爲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

錢大昭曰度尙碑云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

注上虞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今紹興府上虞

縣四北

大小皆相與從禽

官本禽作命誤

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注書曰島夷卉服

夷原譌衣據禹貢正官本不誤

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案桓紀赦在三月而尙與抗徐破賊在五月傳言會赦乃尙復爲荊州刺史後事故考異云未見惠說非

尙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尙與戰破之戎狄憚畏

錢大昭曰據本紀及鮮卑傳鮮卑寇遼東屬國在延熹六年尙之討平當在是時至尙與抗徐擊破桂陽賊胡

關等事在八年傳中後字誤案讀范書者每以尙傳與尙碑不符而致疑於史如傳云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碑作遷遼東太守沈欽韓引趙明誠之說信爲史誤然洪景伯又疑作桂陽者爲合謂羣賊十年通誅最後深藏桂陽山谷間尙多設方略始能翦除恐或就守其壤不可得而辨也今觀碑於遷遼東太守後繼以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按之於傳兩拜固符惟碑無遷桂陽太守傳以爲遼東太守列作後官是有異耳是必尙於破平桂陽宿賊之後本嘗遷桂陽太守又改遼東太守皆在七年之末於時未久其明年之徵還實還自遼東而非還自桂陽碑以甫遷桂陽旋改遼東遂略桂陽而不數傳惟誤守遼東爲後事遂並誤徵還爲自桂陽而因亟數桂陽也洪氏疑守桂陽爲事所宜有是也然碑云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歲務寧輯與傳所謂爲遼東太守數月戎狄

懼畏事仍相符。則碑必非誤。桂陽爲遼東明矣。錢氏疑守遼東非後事。亦是也。而必據以爲事當在延熹六年。則不確。無論遼東屬國乃都尉所治。非即遼東郡。而傳明言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則三年中必無守遼東之事。碑辭殘闕。而於爲右校令下云。是時南蠻蠢動。擢拜。則擢拜者。當然爲荊州刺史。而非遼東太守。傳與碑說亦相符。足以證守遼東之不在六年。若必於桓紀鮮卑傳求合。則延熹九年。經解皆有鮮卑寇緣邊九郡之文。未必遼東不在九郡之列。是轉爲傳後爲遼東太守數月。九年卒官。增一證據。但果終於遼東太守。則碑不當仍云以故秩居。而有荊州刺史之題名。傳之誤。即此可見。今推守遼東爲在延熹七年。雖紀傳未言。而尙碑可考。況鮮卑本有遼東鮮卑。遼西鮮卑各部落。當檀石槐肆虐之時。遼東郡之被寇無常。殆不勝載。碑僅云歲將寥輯。傳亦僅云因攻戰破。尤非必應編載之事也。傳既有守遼東數月之事。而仍載其遷桂陽太守。則傳亦必非誤。遼東爲桂陽。又明矣。

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有度

侯碑。見文選注。卽隸釋所載荊州刺史碑。是。

案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蔡邕度侯碑。則鑿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題曰度侯。是尙免官後得食故秩。未奪爵土。遂以侯終。而傳爲遼東太

守卒官之誤。益見矣。且尙復爲荊州刺史。在破胡闕後。紀載尙破胡闕。爲延熹八年五月。復拜刺史。又在其後。經過張磐會。故不肯出獄。尙被徵詣廷尉。辭窮受罪。已乃得原。計八年且畢矣。九年尙卽卒。距出獄無幾時。安得曰後爲遼東太守乎。

楊璇傳。會稽烏傷人也。

烏傷。今金華府義烏縣治。

劉趙渚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

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實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日養死無日葬子曰啜菽飲水

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

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鐘簫之器

而亡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集解惠棟曰遁一作過調器目和聲樂之成也崇養目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親愛是孝之累也修己目致祿養之

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目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集解先謙

曰官本注夫忠水菽之薄干祿目求養者是目恥祿親也。干求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目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

能目義養也。〔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問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中興

廬江毛義少節家貧目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目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為安陽

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

為縣令進退必目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適為親屈也斯蓋

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目

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西平人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好學篤行喪母

目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

父怒又逐之適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

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集解〕惠棟曰：若汝也。風俗通作汝。

田廬取其荒

頓者。頓，猶廢也。

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

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

〔集解〕惠棟曰：先賢傳云：苞歸先人家，餽種稻。種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飯。耽道說禮，元虛無爲。

稱疾不起，目死自乞。

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集解〕惠棟曰：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皆絕，包在建光中，不應尙有賜告之禮。或包稱疾不起。

天子優禮賜之，羣臣不用此書也。

年八十餘，目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目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目成名受祿，致禮，斯

可謂能目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

自此以上，並華嶠之詞也。〔集解〕王補曰：此類傳體也。

劉氏史通列傳篇云：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故鄭氏通志，卽以毛義冠孝友傳首。惟鄭志刪華嶠序前百七十許字，分毛義、薛苞各自爲篇，則盡失范史之舊矣。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

〔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王會汾曰：案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爲彭城國，則兩漢並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洪亮吉曰：案前書地理志：高帝置楚國，宣帝地節元年，

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宣帝以封子賢，復故名。傳至王莽時絕。至建武十五年，光武始封子英于楚，蓋中間十餘年，國廢作郡。故此云楚郡彭城人。然地理志：賢徙封楚，在黃龍元年。賢傳則云：甘露三年，表復云：四年，未知孰是。又下守菑邱長。注：菑邱屬彭城國。此則

從章帝改名後書

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

菑丘縣屬彭城國。〔集解〕沈欽韓曰今宿州東北六十里。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

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

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活。仲不可目絕類。

〔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鄭氏以爲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本也。無先祖惡。出注云。類種。鄭敬云。全軀樹類。注云。謂有胤嗣是也。

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

平朝去求食。逢餓賊將烹。

〔集解〕劉敞曰。案文少一之字。

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爲老母采菘。

老母待曠爲命。願得

先歸食。母畢。還就死。

食音飼。下同。

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

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平旣免。乃撫莢。得三升。

豆以謝恩。

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

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目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

飲平傾其創血目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目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集解〕先謙曰注見馬成傳

政有恩惠百姓

懷感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畧各遣就農袁宏紀云平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

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

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目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作何〔集解〕先謙曰自以得所自以爲得所也前書如此句法皆無爲字如人人自以得上意之類甚多

唯班詔書而

去

〔集解〕惠棟曰華嶠書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後目病免顯宗初尙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狼邪王望

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

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

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集解〕官本考證曰郇字一本作尙

在位八年

目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

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曰。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集解〕劉敞曰。案廩。倉廩也。粟。給穀也。明此當作粟。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

人謂也。為短褐。

事畢。上言。帝曰。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曰。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

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目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

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集解〕劉敞曰。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安也。今

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目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加意譴。〔集解〕先謙曰。官本加作嘉是。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集解〕先謙曰。今萊州府掖縣治。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

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集解〕劉敞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

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目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伯升之孫北海王與

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集解〕先謙曰官本機作幾。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集解〕惠棟曰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尙書大夫趙並為

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帥軍糧。案善從日並聲王莽傳有大司徒遂並恩澤侯表云蒙鄉侯遂善王莽篡位為大司徒是善並字通孫叔敖碑陰譜字作謙嵩山石闕銘云並天四海莫不蒙恩顧炎武云並天普天古文省是古多以並為善任孝為

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集解〕先謙曰官本檐作檐是。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目有長者客掃洒待

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酒與灑通音所買反。〔集解〕沈濤曰孝為將軍子故亭長敬之猶前書相如傳言令有重客耳。下云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可見亭長重將軍子非重孝高名。孝既至不自名。〔集解〕沈

欽韓曰御覽百八十五引東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亭長難之皆有貴客長不肯內因問曰。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

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

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

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東觀記：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尙少，孝得穀，炊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已夫婦已先食菜。熱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菜羹，兄弟怡怡。初學記又引云：粟炊

將熟，使弟與妻偕出，已夫婦已先食菜。茹及弟歸，云已食矣，令弟妻同食飯也。

州郡辟召，進退必目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

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

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

後歲餘，復目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集解〕惠棟曰：孝有女，字阿，為周郁妻，見列女傳。

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

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家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

哺，食之也。

音補胡反。

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為

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目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

夷，姓也。

特哀

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恆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

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

〔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惠棟曰：東觀記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繼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又云：譚有一孤兒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

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譚永平中，為主家令。

公主家令。

又齊國兒萌子明。

兒音五分反。〔集解〕沈欽韓曰：論衡齊世篇：琅邪兒子明，兄死，收養其孤。

愛不異於己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案東觀記亦云：齊國臨淄人，論衡云：琅邪誤也。

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

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目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所得，欲斃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

之放。

溘于恭，字孟孫，北海溘于人也。

溘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溘于國也。〔集解〕先謙曰：在今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

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橡，盜載橡還之，恭不受。

又見儉刈禾者。

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牛而爭飲牛，恭惡其爭，多置器其上，為預汲水滿之，小兒復爭，恭各語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

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

〔集解〕先謙曰：官本論作誨。有

不如法輒反用杖白箠。曰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

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

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萊州府膠州西南七十里。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四。遣詣公車。

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曰。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曰。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慙款。有足感動人者。慙。謹也。款。誠也。賊目是不忍犯。

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備日供母。〔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下邳知其孝。市賣輒

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質與之。便身之物。莫不必給。〔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必當作畢。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革專心養母。幅巾展履。每至歲時。

縣當案比。案驗以比之。猶今覘閱也。〔集解〕沈欽韓曰。據鄭司農云。漢時八月案比。則漢一歲一閱也。唐制。六典戶部。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則周官三年大比之事也。北史裴蘊傳。時戶口多漏。蘊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覘閱。若一人不實。則

官司解職。革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

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口目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

掾釋服。因請目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

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

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恆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

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

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革遣子奂詣闕謝病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

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

革縣目見穀千斛賜巨孝常目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目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集解〕惠棟曰案章帝此詔用昭帝賜韓福故事也。如

有不幸祠目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殷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集解〕惠棟曰諸侯王表云囂薨懷王芳嗣芳薨無後陽朔二年思王衍

以孝王子紹封。衍生王紆紆生殷自囂至殷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尙幼

〔集解〕惠棟曰案王子侯表楚思王子有安睡侯平無原鄉也。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毆血數

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殷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

夫人聞更始卽位。太夫人殷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迺將殷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殷轉側兵革中

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尙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目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

必或作分

也。不宜苦積若此。〔集解〕先謙曰：數目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

官本積作精是

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目國屬楚王。

〔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

志：菑丘本屬楚國，未

徒封杼秋侯。

杼秋縣屬梁國，杼音是與反。〔集解〕先謙曰：注見蓋延傳。

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

東修至行，爲諸侯師。

東修，謂謙束修潔也。

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

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目國屬沛，徙封居巢侯。

居巢縣屬廬江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巢縣東北五里。

復隨諸侯就國。

數年，揚州刺史觀恂。

〔集解〕惠棟曰：音灌，孫恂云：觀姓，楚有觀起。

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

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

給，故多目宗室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集解〕先謙曰：肺腑當作肺腑，解在盧芳傳。

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

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曰爲便般對曰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

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集解）惠

棟曰黃香傳田令商者不農此當在田令中。又曰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

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

言郡國目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目助口實且目冬春閑月

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目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

增進頃畝目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

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集解）王會汾曰注曰字衍。肅宗卽位目爲長

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東觀記建初元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建初元

年遷宗正在朝竭忠盡節愛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

兄愷

愷字伯豫目當龔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

借假

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目禮讓為國於從政

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

樂善之心而繩目循常之法原本也繩政也(集解)王會汾曰政當作正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章玄成

玄成字少翁章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鄆音盲並目

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修(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景

化孫人龍云案景宜蒙矜宥全其先功目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

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

〔集解〕蘇輿曰自章帝建初三年至和帝永元十年已二十年矣故上文言積十餘歲此七字有誤疑是積字聲近而訛

所守彌篤

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目爲比迺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

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爲太常

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引華嶠書云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永初六年

〔集解〕蘇輿曰上巳出永初明衍二字

代張敏爲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

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目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

此制詔下公卿議者目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目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目弘孝道也今刺史

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尙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

也〔集解〕先謙曰尙書今古文平章百姓一作辯章一作辨章一作便章詳余所撰孔傳參正尤宜尊重典禮目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

任尚、目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

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目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

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目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目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

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集解〕惠棟曰：安紀：英於建光元年七月壬寅薨，不云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章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

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變理陰陽，敬敷五教也。〔集解〕惠棟曰：虞書五品不遜。史記云：五品不馴。漢書引書云：五品不訓。訓與馴古字通。考功量

才，目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

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伉、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竝為掾屬，具知

其能俛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

〔集解〕王會汾曰。案其字衍當去。

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

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

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當下有且貴二字是。

頻歷二司舉動得禮

二司謂為司徒司空

目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在約思純杜預云無濫心

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景慕以為法式〔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在景式下

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

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

練卓異目壘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

二世謂父

子俱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

比類也。以邠類

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

愷獨目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目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呼也曷為不言呼為公子喜

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集解）先謙曰：古文作適輕適重。此作挾者，今文也。段玉裁云：以策字隸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

以居作官爲重，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減罪，罪從重科，輕減亦備，是爲輕并數也。蓋劉用今文家說如此。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目輕從重，懼及善人。
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集解》劉

敞曰：如令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沈欽韓曰：以罪人連染，坐之輕者，臧吏終身禁錮，坐之重者，令子孫同禁錮，是爲以輕從重也。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汝有詔。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太尉議是視事三年，目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

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爲司空。

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瑁、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

書訟之。（集解）錢大昕曰：據本紀，時爲司徒者，乃胡廣，非劉矩也。陳蕃傳與此同。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

於官。

周磐，字堅伯。（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堅伯，江夏都尉遺腹子也。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

劉趙清子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一三九五

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

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概然而歎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鱗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獨

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集解周壽昌曰案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云云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

云云說與韓詩同

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賈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

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

合令

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集解洪亮吉曰案前志陽夏屬南陽國續志則屬陳兩漢皆無淮南郡魏始有之又非陽夏所屬注蓋誤先謙曰重合今武定府樂陵縣西

頻歷三城皆有惠政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

磐初為安陵令以從弟暢為司隸縣屬州部換陽平令復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恥復經三城遂去遷家立精舍教授學徒守先人家廬遠方知名

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

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曰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

目榮利滑其生術

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

作支伯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云論早定而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高誘云嗇愛也愛精神故不竭李康運命論云不愛其身而嗇其神李善注云呂氏春秋云凡事之本必理其身嗇其大寶注云嗇愛也寶身也先謙曰官本支並作支

吾親目歿

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二。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

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

棺足目周身。外椁足目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爲甕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編二尺四寸簡。

寫堯典一篇。〔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并刀筆各一。目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

日。無病忽終。學者目爲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日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

之。遂堅順少孤。養母。〔集解〕惠棟曰。東觀論云。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君仲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義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周斐汝南先賢傳云。母至婚家。因飲酒變吐。順恐中毒。乃嘗其吐。母生瘡。出膿。以口噉

之。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干。訥反。母望順不還。迺噓其指。噓。噓也。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噓指目。悟汝耳。母年九十。目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

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集解〕惠棟曰。陶宏景云。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初任宛陵令。蝗不集界。累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圍陵。而崇獨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

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鑿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不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沈欽韓曰謝承書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劍革帶上敕曰汝南朕之腹心任次京師也

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

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園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集解〕先謙曰今衛輝府延津縣東三十五里

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

孝廉竝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

〔集解〕先謙曰官本豨作豨

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

竇武爲宦者所誅咨迺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敦煌太

守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

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

〔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

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

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目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

目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暉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暉為

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暉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

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計日受奉豪

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目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集解〕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

薄斂素棺藉目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迺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

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目通人達士鑒茲性命目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

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

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云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既已消仆還合糞

士士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目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適有掩骼埋窆之

制。易曰。古之葬者。衣目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曰棺槨。易繫辭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

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璆。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槨。

以周棺。聖音卽七反。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目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盧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嬰。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表目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集解〕劉放曰。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銘旌。先謙曰。官本注。其旌作其旗。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珠實口也。斂。以衣服斂

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宅兆。葬之塋域也。棺槨周重

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集解〕沈欽韓曰。七重。七當作五。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

侯大夫士皆用覆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

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呂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穢廢陵遲。法度

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爲甬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朝于襄王，請隧，不許。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

國人哀之爲賦。陳大夫設參門之木。〔集解〕：惠棟曰：案門疑作同。檀弓篇下云：陳乾昔疾，屬其子曰：必大爲吾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此所謂參同者歟。宋

黃鳥之詩也。

司馬造石槨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

費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其

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爲膏燭。事見史記〔集解〕。劉攽曰：注人魚爲膏燭，案文膏當在爲字上。先謙曰：酈，驪借字。

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墨子勉目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

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邱之山，滿坎無窆，舜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目華夏之士，爭相陵尙，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

禮之實，單家竭財，目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

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目爲孝愷，豐贄重槨，目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殮。

劉趙滔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一四〇一

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

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

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前書。墨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

聞墨之治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歿，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

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目乖吾志。

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目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

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祗、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沓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沓豫自

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細搗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集解曰：先謙曰：官本，祗作祗，引劉敞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從一。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

欲更改殯。祇建譬曰顧令。也。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溘于仁悌，巨孝目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

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

感，思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集解先謙曰：周能二句當在文楚二句上。前諸傳贊皆順敘，末四語亦別無用意之處。

不應倒

置也。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九校補

序奉者志尙士官本上下有也字

汝南薛包孟常集解先謙曰東觀記包作苞

官本常作嘗謹案風俗通云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壤者曰我少

時所作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所記略與序同蓋漢世於有名德者輒爲七言句以表其字故范名字並舉班書儒林等傳已有先例作嘗爲是

至被毆杖官本毆作歐柳從辰曰說文徐氏云毆以杖擊也東觀記作毆是案毆即驅字謂驅之出不去又杖之故不得已而廬於舍外也古書歐亦通毆但作毆於義仍未確

撰其行事著於篇集解王補曰至則盡失范史之舊矣案通志自爲書何用沿范史之舊此條自惟鄭志以下應消

劉平傳仲不可目絕類集解惠棟曰詩云永錫爾類至注云謂有胤嗣是也

錢大昭曰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曰請舍子

明之類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錢大昭曰是時彭城非郡不得有守本紀作楚郡太守

被十創。錢大昭曰：十，閩本作七。

拜全椒長。注：全椒縣屬九江郡。官本注末有也字。

楚國劉曠。案上書稱楚國者，以楚郡時已復爲國也。

趙孝傳。目有長者客。集解：沈濤曰：孝爲將軍子。至非重孝高名。

陳景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侯康曰：意林引風俗通云：禮云：羣

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據此知漢時以長者爲貴人之稱。長者客，猶云貴人客。御覽百九十四引續漢書：正作貴客。又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又云：而反游京師長者。此二文亦專指權貴。章懷子前注不誤。于後注云：長者謂豪俠，則誤。胡三省已辨之。而未知爲漢人之常。譚故復引風俗通以正其失。

竝得俱免。集解：官本考證曰：俱字疑衍。案俱免，屢見本書，則俱非衍字。當是並字爲彖之譌耳。

教諭學問。集解：先謙曰：官本諭作誨。錢大昭曰：諭，閩本作誨。是官本與閩本合也。

縱我不得，它人何傷。錢大昭曰：言我雖不得，它人得之，亦無傷也。案如錢說，則它人當作與人矣。蓋本謂事無傷於它人，故勉爲之，得失所不計。

江革傳。字次翁。柳從辰曰。袁紀作次伯。

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柳從辰曰。袁紀。革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

劉般傳。紆哭泣。毆血。官本。毆作歐。是。

後目國屬楚王。集解。洪頤煊曰。案前書地理志。菑丘本屬楚國。未知此時改屬何郡。柳從辰曰。劉平傳。平守菑邱。長注云。縣屬彭城。

國係從章帝改名。後書未改名前。亦屬楚國。惟後漢楚之封國。始於建武十五年。其前嘗復爲郡。詳見平傳。集解洪說中。則菑邱此時本屬楚郡也。案光武紀。建武五年。龐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則楚嘗復爲郡明矣。

時五校官顯職閑。錢大昭曰。五校者。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也。皆掌宿衛兵。

般常將長水胡騎從。錢大昭曰。續漢志。長水校尉有司馬胡騎司馬各一人。帝嘗欲置常平倉。官本。嘗作曾。

率多蠶桑。官本。多作少。是。

憲卒子重嗣。官本。憲作位。誤。

於從政乎何有。注論語之文也。何有者何難之有也。官本無此注。

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注前書杜欽曰。官本注無杜欽二字。

卽獨解尙臧錮。漢法臧吏皆禁錮故云臧錮。

目壁衆望。官本欤作厭。案古書厭壓鑿通作。

遂增錮二世。注二世。官本注世作代未改。

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注尙書。至告汝詳刑。官本汝作爾。柳從辰曰。今本詳作祥。乃後改之失。見孔傳參正。

太原太守劉瓚。柳從辰曰。桓紀瓚作質。案互見馮緄傳校補。

周磐傳。順少孤。養母。集解。賊義之。今東觀記。義作異。

趙咨傳。妻子物餘。集解。惠棟曰。蔣杲云。物餘當作餘物。柳從辰曰。東觀記作餘物。御覽四百十二引東觀記。同。案餘存也。妻子物餘。猶云妻子物存者。皆可聽取。明不爲妻子請。

也。改作餘物，則與妻
子並列於義反室。

干暴賢者。錢大昭曰：閩
本暴作冒。

反素復始。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至號曰渾淪。沈銘彝曰：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及
渾淪諸名目，皆本列子天瑞篇。

豐贖重榼。榼，原譌。據本注正。
官本文注均譌榼。

朱祗蕭筵，送喪到家。集解：先謙曰：官本祗作祗，至當從一。謹案朱名，本傳凡三見，此依汲古本。前一左从禾，後二左
从衣。官本前一後一左均从示，中一从禾，其右从氏則同。

是有三作矣，但官本於从衣之
字輒譌从示，似祗仍祗之譌。

